

中華民國郵務總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生命

第二卷 第五冊

生 命 月 刊

本月刊是證道團出版物的一部份。凡關於本月刊的——材料——經濟——編輯——都由證道團所特派的委員會負責。委員會共二十人

委 員 姓 名

誠冠怡	蘇爾慈	趙紫宸	徐寶謙	吳雷川	陳國梁	麥美德	劉廷芳	柴約翰	誠靜怡
胡金生	陳頌平	博晨光	吳耀宗	司徒雷登	步濟時	張佩之	夏秀蘭	余日章	林鴻飛

宗 旨

- (一) 討論宗教教育問題
- (一) 研究神學
- (一) 研究社會問題
- (一) 研究教會問題
- (一) 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提倡

發揮基督教的真理實力

性 質

- (一) 不分國界
- (一) 不分宗派
- (一) 不分黨會

● 通信處
北京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會內 生命月刊社

價 目		報 費	
全年	十冊	全年	一元
半年	六冊	半年	六角
一冊	五分	一冊	五分
郵費	國內一角五分	郵費	國內一角五分
郵費	國外五角	郵費	國外五角
郵費	日本郵費與國內同	郵費	日本郵費與國內同

廣 告 價 目

期 限	面 積	價 格
全年	全面	一百元
半年	全面	六十元
半年	半面	三十五元
半年	四分之一	二十元
一期	全面	十五元
一期	半面	八元
一期	四分之一	五元

廣告全用一色黑字用兩色者價目加倍

● 代印處
暫設東四北海運倉十三號
北京和記印字館
電話東局三千八百六十八

本期目錄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

(一) 閱生命月刊的朋友

(二) 星現

(三) 著論

- 一 基督教對於中國使命的商榷
- 二 論耶穌基督是誰？

(四) 專門研究

- 一 以色列的宗教
- 二 雅歌新譯

(五) 討論

基督徒社會信條

(六) 詩

天嬰
國魂

上帝
聖誕

(七) 讀者論壇

聖誕節感言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

(八) 通訊

貝國梁德著

樂化靈民生著
陳觀海譯

李榮山芳譯
許地山譯

汪邦釗

謝婉瑩女士
謝敬業
王敬業
逸濤

逸濤

閱生命月刊的朋友；

第一次聖誕節時，世界各大城，如耶路撒冷，如羅馬，如長安，多少「燦爛輝煌」的宮殿廟庭；多少「睥睨一切」的君王將相；多少「車水馬龍」的通衢街市；多少「轟天動地」的事業，正在計畫進行中；這多忙繁劇的世界，應接不暇的人物中，誰有工夫，向卑微的伯利恒城中，作片刻的注意，作欽崇敬拜的表示？

當時有得幾個有學問的人，有得幾個有勢力的人，覺得那曠野道上，一座小城中，正在為普天之下，造萬古千秋的大紀念？
當時有得幾個人的耳鼓，接觸天使的歌聲？

閱生命月刊的朋友

當時有得幾個人的眼簾，承受星光的照映？

當時有幾個人曾到馬槽前，屈膝敬拜那槽中的嬰孩？

現在兩千年後，我們回頭看這聖誕節，在世界上，歷史上，所發生的種種影響，何等重大！這兩千年中，聖誕節所引人的注意，如何深切！和當初冷淡的態度，兩相比較，豈不是很可希奇！

但是：

聖誕節又來了！耶穌基督又降生了！這一次不在那萬餘里外的猶太荒村中，這一次降生是在我們各人的心裏。

他這一次來，依然如當初一樣！「一個兒童」！

他來時的通告，便是一顆含着應許的晨星，但是看見這應許的是很少。

送他來的天樂，像教誨人的晚鐘，這鐘聲有時遠，有時近，和微風相似。祇有用細心靜候，側耳靜聽，方得領會。

請問：

我們應當怎樣做？

我們依舊讓我們每日的私怪慾念，蒙蔽我們的心，在名利場中，在娛樂場中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地！使這聖誕節如掠耳的風過去了，失了它重要的旨趣，錯過了它濃厚的福音嗎？

第一次聖誕節時，不僅在名利場中在娛樂場中的，人錯過了牠。還有許多在上帝聖誕殿中，自以為敬拜服事上帝的人，終

日馨香祭祀上帝的，他們！也錯過了基督！也不知基督降生！也不知基督降生的奧旨！

耶穌基督來了，他今天又降生了，我們也錯過了牠嗎？

我們只怕錯過了這聖誕節來的救主，因此我們要到處去尋找他。我們記得他來時，是一個小兒童，因此我們要；

細心看察每個兒童！看救世主在每個兒童臉上所發的光彩。！尋救主在每個兒童淚珠中，啼聲中，所傳達的使命！

「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小孩了：：就是接待我：：是接待差我來的父」

我們當記得他來時，是生在很窮困的環境很卑微的廐所！馬槽之中，因此我們要

特別注意每個貧苦之家，從饑寒困苦的生活中，聽救主吩咐我們的聲音：

「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衣裳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這事做在我一個最小的兄弟的身上就是作在我的身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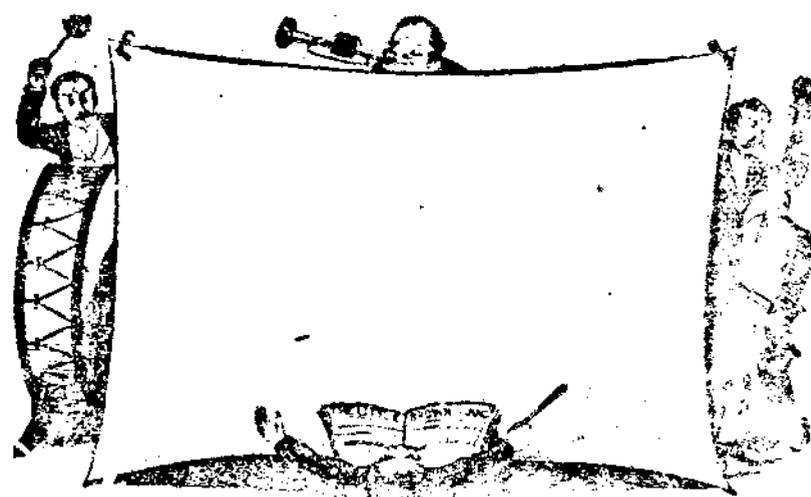
我們要屏息靜氣，內察寸心，讓世界千萬榮華過眼，不為所動。！和牧羊人，一齊低頭，用謙虛潔淨的心，虔敬禮拜！

劉廷芳

一九二一·降生節前兩星期·北京

生

命



四

星現

耶誕劇

貝雅德

劇中人 普饒費西

伊斯垂

納桑 伯利恆的拉比

約勒 納桑的僕人

班嘉明 納桑的兒子

四個牧人

三個博士

博士的隨從人

馬克斯 羅馬兵

杜列斯 羅馬兵

尤迪司 納桑的妻

賽拉 納桑的女兒

韓爾與伯利恆的衆婦女

伯利恆的男女兒童

佈景 伯利恆城外

普饒費西的歌聲從幕後發出來，他唱道：

星 現

『你去安慰我的百姓；

你去用溫柔的話說與耶路撒冷，

告她說， 她的兵災從此完結，

她的罪惡從此赦免。

你去安慰我的百姓。』

唱時，很須仔細，發音要清切，否則因在幕後，不易聽出唱的是什麼。唱到『赦免』由左邊或右邊走上台來把末句唱完。或者她可以由耶路撒冷城門的地方唱起，唱着沿着城外大路向前行走，在台上唱完。如果禮拜堂後面有樓廂，她可以由樓廂後面高處唱起，走下樓來上台去。這樣情景更能動人。她手裏拿着猶大的經卷，先知的預言。她的妹伊斯垂在後跟隨，恰好在她講話完畢時，走到台上。普唱完時講道：)

普。(很歡悅) 我僕人先知們所預言的時間到了，書上的言語也應驗了，應驗的地方在伯利恆。我妹伊斯垂常追隨我，口中不斷的講道：『這是書上寫定的。』今晚泰姆的兩個女兒，普饒法西與伊斯垂將在基督降生的

伯利恆城携手。『伯利恆以法他，你在猶太郡邑中雖爲最小，將有君主在你那裏產生，爲我治理以色列民。他的來源從上古已有了。』（伊斯垂此時走上台來）伊斯垂，願你平安（舉手向前作歡迎狀）

伊斯垂。（彼此雙手相握）願你平安，普院法西。你常講：『或者此事可以應驗。』果然現在應驗的時候到了。世人仰望基督的降臨已久，此後他們都要用他的生期推算世事的遠近。歷史事物的紀載都要爲基督降生伯利恆作見證，他的生期便是世人計算時日的轉點。現在時機緊要，我們二人要在伯利恆暫住，在無形中觀察人事（二人原並立，普右伊左，至此分向左右轉，走至台兩旁坐下，他們的坐位在台的兩角，作不爲他人看見的樣子。面稍向裏，一若觀察世事的經過。在諸事進行時，伊在手中經卷作紀載）

奏樂（風琴，鋼琴，或絲竹）『切望救主』

（樂止時兩婦人負水罐由城門走出，到第二門前井上，她門繞走過，兩個羅馬兵走上。馬克斯由街口杜列斯由

左邊沿着城牆，二人彼此相遇行禮）

杜列斯 願你安好，馬克斯。

馬克斯 願你安好，杜列斯，今日如何？

杜。無聊，被派在伯利恆監視註冊，真是一件無味的事。

馬。實在，這些猶太人都很憤怒，他們又都恐懼。

這次檢查深使他們憤恨。這也無怪，因爲又要斂他們的資財。

杜。各處都是無聊的，你知道羅馬的嚴那壇在有戰爭的時節總開着，我聽說現在也關閉了。

馬。現在實在是世界和平的時代。但是有許多方面仍是卑惡的。腐敗的事總不能免，到處都有。耶路撒冷營中百夫長開亞士好研究哲學，他曾對我說現在一般有思想的人都切望着什麼救主來到，引領通國的人向善。

他曾讀給我一段蘇格拉底的話，這句話我總不能忘，他說：『我們要等候一人，或是上帝或是受上帝感動的，來教訓我們宗教的本分，把我們心中的黑暗去掉。』許

多人都信這衆人所盼望的啓示者將從猶太人中產出

杜。一個猶太人怎能教導我們永存的羅馬人？

馬。實在。只在上禮拜我聽見一位老猶太祭司對他的門徒講什麼「米賽亞」，是他們先知預言給他們的。他們專等候他來成就這件事。希臘的哲學與猶太的宗教竟會有同樣的企望，實在希奇了。

杜。這些事我一毫不懂，我是實在人，只顧現時現地發生的事。

現在來到伯利恆的人一定很不少了。我曾見有夫婦兩個由加利利的那撒勒來。女人亟要尋找一個安靜的處所，還須婦人的幫助。但是店房已經都滿了沒有一點隙地，他們所到的各家也都住滿了客人，不然也有不能留他們住宿的理由。末後我見他們到店旁的馬棚裏去了（手指第二門）。

馬。（仰面看日）現在將到夜警與日警換的時候，我要去了。

杜。今晚如在羅馬如何快活！太伯河上的酒館，門

劍的，劇場裏。哈，那裏纔快樂呢！在這猶太的小村莊，那裏有有趣的事？再會了。

馬。再會。（由右面若有所黑的樣子走下）

（從路口走上尤狄斯，和她的子女，斑嘉明與賽拉。杜列斯走過他們的時候，對他們作恐嚇的姿式，打趣他們。斑與賽畏縮，避到母親的身後。杜大笑走下去。）

尤。不要怕，寶貝。（對杜作憤恨狀）那羅馬人已經走了。唉，這異邦人，怎不被驅開我們這裏！他們現在又檢查我們，課我們的稅。在大衛治理我們的時候，我們已經很艱苦了，現在這異教人來治理我們，那殘暴的希律還替他們作根。唉，上帝，幾時纔了！

尤。（繼續着）賽拉，你的眼銳利，你順着耶路撒冷大路向遠裏望望，有你父親從城裏回來的踪影沒有，賽。（用手遮眼作遠看狀）沒有，看不見有他的踪影。

尤。在這樣的時代，他出去，我心中總懸念着。

斑。母親，我父母何以今天那樣早到耶路撒冷去？

尤。他去拜訪一位朋友，叫西門。他年紀很大，又公正，又虔誠，常常希望着以色列人得着上帝的安慰。

斑。（兩兒都很注意的順着耶路撒冷大路遠望，斑講話時很驚喜）看，我看見他了。還有約勒。（稍

停拉比與約勒由耶路撒冷門出來，沿路前行，到台時，兒童跑向前去迎他。拉比見了兒童很親愛。兒童對

於拉比行第三禮。尤行第一禮。約勒用手撫胸，口，額。拉比行第一禮。）

拉。願你平安。尤狄斯，最良善的婦人。

尤。願你平安，納桑吾夫，伯利恆所推愛的拉比，你在耶路撒冷聽得什麼新聞麼？

斑。（搜他父親袍上各處的袋）你給賽拉與我由市場帶得什麼來？

拉。（由帶上解下一包裹子，先故意高舉，使斑不能得着，然後給他）這是耶利哥園子的棗。（兩兒坐在石上吃棗，拉向尤講話，）今天的事實在多，我到西

門家時，天氣還很早，我們談到以色列凄慘的景況，他宣洩給我一件秘密。他道聖靈顯示給他，在他未死之前，他可以見着主基督。

尤。（很歡樂）那們，我們得救的日子近了！

拉。但是我們的話還沒詳細講完，便來了一個使者，道，希律王召所有耶路撒冷的長老和祭司到宮裏去。西門也是要去的，他約我一同去，我若不去，恐怕希律知道怪罪。我去的時候心中非常憂懼。

尤。（很驚訝）到希律王的宮裏去！（兒童先靜聽，到此跑到他面前，斑緊握他的手，賽緊抱他的腰）

拉。他召大家因為有東方的博士來到耶路撒冷問道，「新生的猶太王在那裏？我們在東方已經見了他的星，我們現在來拜訪他。」

尤。他們就是那些「梅紀」麼？

拉。是的，希律王聽了這話，心中大不安，全耶路撒冷也隨着不安了。我們還記得兩年前，因為一時的嫉恨

，他把法利賽全省的重要人物都殺了。他後來所作殘暴

的事，數不盡的。希律王把我們召去，便問我們基督應生在什麼地方，我們告訴他在猶太的伯利恆城。尤。是的，我們以色列人都知道先知的那一句話，拉。希律王令我們退出，我即刻離了耶路撒冷，我怕他猜疑我，我離開城的時候聽衆人說希律王已經把那些博士召到密議室。我自己並沒得見着那些博士們，我能平平安安回到伯利恆城來，實在萬幸了。

西門的話與東方博士的來到，很使我希奇。我願意就着天還未黑，把先知的言語研究一番，推測一番。約勒，到我的書房，把以賽亞先知書取來——還有十二先知書（約勒由街口退去）東方的博士，雖是異教人，我未得與他們晤談，實在是憾事。（約勒復入，持祈禱巾，與經卷。脫下外袍舖在門前的大石上，拉比坐在石上讀經。約勒將祈禱巾搭在拉比頭上。約勒抱其餘經卷在一旁侍立。靜停一時。一小兒先由城門向外窺探。然後用手招城中餘兒）

第一兒 他在此地。拉比已經回來了。

星 現

（拉比因有人來擾，稍作憾狀。仰面默看天色。兒童等由城門一擁而入。向拉比施敬禮，靜立四旁。第一兒行第三禮，餘兒行第一禮。鞠躬時齊聲問安）衆兒。願你平安。

拉。（微笑點首）願你們都平安，可愛的伯利恆兒童們。

第一女（微嚴）嗶，拉比納桑，我們候你許久了，請你給我們講一件故事。

衆兒。講一件故事，與我們講一件故事。

拉。你們要講故事，好了。只是我講什麼故事呢？

第一兒。給我們講一個伯利恆的故事。

衆兒。好，給我們講一件伯利恆的故事。

第二兒 給我們講一個裏面有大衛的故事。（衆兒就地圍拉比折膝坐作半圓式。目注拉比，靜聽。拉比面向台下衆人，或面向衆兒，皆可。衆兒坐時，背雖向外無妨。）

拉。（微笑將經卷交與約勒）好，有一次大衛在山寨

五

。那時非利士的防兵正在伯利恆。大衛說，我很羨慕伯利恆城門旁井裏的水。（此時汲水的婦人肩着水罐復入，她們把罐放下，也站在一旁聽故事。）誰肯打些來與我喝。」就是那門旁的井，（用手向右指，兒童等點頭或作他種表明熟識的姿勢。同時有兒童男女人等由街口或城門旁落落走上台來，對拉比及台上衆人行禮，拉比時時俯身作答。他們也站在一旁。這些人都須能歌唱，因為少時他們要和唱伯利恆歌。）於是有三個勇士從非力士人的營闖過去，到伯利恆城門旁的井裏打水來，奉給大衛。大衛却不肯飲，他把水奠在主的面前，說道：「主阿，主離着我甚遠，這三個力士冒死去打這水來，這水豈不是同他們的血一般麼？我斷不敢喝，請主恕我。」所以他並沒喝。

衆兒 啊！

第二女 請你再給我們講一個路得的故事。（衆人微微移動。復靜坐聽講。）

1拉 古時候我們這地方有饑荒，伯利恆一個人攜帶妻拿

娥米和兩個兒子往摩押避災，後來那個人死了，他的兩個兒子都娶了摩押的婦人爲妻。後來二人也死了。拿娥米以後怎樣呢？我想婦人的事最好請婦人講，尤狄斯，你接着講下去。

尤。（大衆轉向尤）拿娥米聽說上帝眷顧伯利恆人民，賜食與他們，就與兩個兒婦計議，自己要離開摩押回到伯利恆去。對她們道：「你們各回娘家去罷，你們會恩待已死的人和我，願主也這樣恩待你們。」

第三女（很關心）她們都去了麼？

尤。娥耳巴與婆亞接了吻去了，但是路得不肯，她道：「請你不要催我回去，我願跟隨你。你往那裏去我也往那裏去，你到那裏居住，我也到那裏居住，你的里黨即是我的里黨。你的上帝即是我的上帝。」於是二人一同回到伯利恆。路得常到她丈夫本族的波阿斯的田裏去拾穀子。田離看現在的老客棧不遠。路得很得波阿斯的顧恤。他命割穀的人故意遺下穀穗與路得。後來波阿斯娶了路得爲妻。便是大衛的父親耶西的祖母。一個摩押

的異教婦人，竟與要產生米賽亞的家族聯姻，有趣極了。先知書上說，米賽亞是要生在大衛家的。(未完)

星
現



李提摩太博士獎款徵文

李博士易箴的時候，在他的遺囑裏，將一家款項捐給本會，說明用途是按陽歷每年內獎勵一次，使中國基督徒能發展文字的勢力。能按照以下的條件做出一篇最好的文字的人，可由管理該款項的委辦得獎。

(一)資格。中國各大學高級班內的基督徒，或纔由學校內畢業的人。

(二)決志作基督教文字事業的人。

(三)繳卷日期。應在本年四月十五號以前交到上海崑山花園五號中國聖教書報公會。

(四)當選人所得的獎款約為銀洋二百四十元正的津貼。按津貼的條款，當選人應與管理該款項的委辦磋商，於一年期內選某某學校研究一項科目。

本年徵文的題目，是「中國基督教文字事業的問題」。本委辦深盼望這個題目能導引凡應徵的人研究現有的文字是否迎合時需；研究著作和銷售這文字的困難何在；研究中國基督教文字事業，與基督教的運動和中國的進化有多大的影響；並研究訓練中國基督徒文字事業的著作家的最上方策。

文章總須使出心裁，不得抄襲，不得請人提力。須用中國文字。選錄後即印散給人，好使全國基督教得文字實在的助力。欲知詳細者請函詢上海崑山花園五號中國聖教書報公會，必得滿意的答覆。

中國聖教書報公會李提摩太博士獎款徵文委辦謹啓

「基督教對於中國的使命的商榷」

樂靈生著
陳化民譯

近來有多數人很注意要研究基督教運動的意旨和他的重要；吾人若能從大處觀察，就能看出基督教的運動不是聯合一個運動，乃是幾個並進的運動。在表面上，這些運動所有的使命與進行的方法皆不是一致的。基督教徒所誦讀的是一本聖經，所信從的是一位先師，被一個靈力的感動竟有這樣的區別，豈不是出人意外麼？能否在這些不同中尋得個同一的宗旨，同一的使命？實在是來年基督教全國大會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如果我們要在中國證明基督教有合一的能力，我們必須有「正面的」答覆。we must answer it in the affirmative. 我們必須一致。我們必須在精神上顯示我們是一個運動，所傳的是一個使命。不獨是要暫時忘却我們的不同，勉強隨和，乃是要大大的張顯基督的精神，因為我們成功的根本比我們所持的異見重大的多了。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基督教是要扶助中國的統一呢，

基督教對於中國的使命的商榷

或是要在諸多擾亂的緣因上再加一層的擾亂呢？中國的政局，教育，務的分歧，擾亂已經够了，若基督教要再給中國加上些紛擾，那實在即是他的幸福。

但是我們或許有可以證明我們傳的使命在根本是相同的希望，在事實上我們的信仰在性質上是同一效果的；這同一效果的根本，我們都追綜到同一個的生命。在服務的精神上也是沒有差異的。在與我們的教主精神的聯合上也有許多的證據可以表明我們是相聯合的。這樣我們的不同不過是在解釋上的區別就是了。若要將吾人所願有的精神上的聯合在人世間的關係中實現出來我們須記得保羅所說的愛大於信。這就是說在我們知識的不同之上當表示我們精神的合一。

我們現在拿宣傳基督教使命者的眼光來觀察基督教在中國的各種問題。最令我們注意的就是信仰的紛歧。這樣的紛歧可以說他是弧形的，就給他取名叫基督教信仰紛歧的弧形。我並不是要說明在這弧形中的那一點的成最重，因為這個不是我所知道的。

要使這個問題的情形明瞭，下列的幾樣信仰上的紛歧是當注意的。

(一)對於天性

一派人信嬰兒的始生是善的，一派人信嬰兒一生下來就是有罪的。中國性善的哲學和前說相仿。基督徒都承認若要建立高尚的品德和生命尚須有格外的能力。

(二)對於個人得救的方面

有人信得救的恩是起自成聖，有人信必須先有自覺的果決纔能得救。按第二說對於還未有自覺的幼童供給他宗教的需要的時候又生出多少不同的意見。中國人的心理似與第一意見容易融洽。然而所有的基督徒都以為要發展宗教的生活到圓滿的地位，本個人的經驗是根本重要的。所以對於得救的信仰不同處多在如何得救。

(三)對於聖經的態度

有人信聖經中的每個字都是聖靈的啓示，有人以為聖經和別的書一樣受了著述的通例和著書時的環境的影

響。中國的信徒也許容易從第一說但是從第一說的多半是無知識的信徒，受過教育的決不承認有完全機性的受感的事實。中國新思潮運動極力反動思想能受超自然能力的感動。然而基督徒都承認聖經中含有性靈的並對於性靈的極重大使命。

(四)對於聖禮與聖職

有人信此二者都是恩賜，有人不以為然，對於教會普通之授聖職與所行的聖禮，尤不信有何特別的神恩。中國人的心理多趨向第一說。這也是對於無知識的說，因為多半中國人心理是「無所可否」的。然而大眾皆信公衆的禮拜，在中國是新的意思，也信對於宣傳特別使命是有特別的責任。

(五)對於主的再臨

在弧的這端一信基督必有一個時期要忽然再臨，在弧的那一端信基督的精靈已在世間。然而兩派皆信他的權力必要施行，且已施行於世。

(六)對於社會的命運

一端所持的意見是信世界必有天崩地陷，社會盡皆破裂，受大審判的一日一端所持的意見是以爲社會已漸漸的服從基督的原理和生活的標準。中國人的心理多合於第二種。然而兩端皆相信基督並基督的原理終必盛行於世，這樣兩端之跟離又近了一步。

所有的歧異尙不止此，不過舉此數端以示例耳。我們歸總的話可以說各種信仰的不同是哲學能力的解釋或精神主意的解釋間的諸多變化等級就是了。所有的信仰都以靈性的生活的根本，而且都表示在一個天父之下彼此相連合。這些不同的觀念是心理上的事實是不可忽略的也是不能立時解除的，並且這種種的不同在中國的信徒中與外國的傳教士中都是有的。因爲這樣就發生了一個問題就是：爲基督教的進行，將基督的使命傳於中國，能否各種不同信仰中的任何一種信仰免除壓逼？

我們再自受使命的一方面來觀查。下面所舉的各點，我以爲，於個人，於團體，都是相同的。

一經濟的問題實在是在一個極紛亂狀況中，宗教對

基督教對於中國的使命的商榷

於維持社會上的公平並無何種的供獻。中國所有的宗教對於社會的現狀上少有助力，並且多半受了阻礙人生靈性生活成功的社會的同化。

二宗教是從一種不止息的「自動力」中表顯出來的。所以正當的宗教熱望是被儀式的陷阱和機械的，數量的，改正道德上缺點心理捉住。這和普通的崇拜偶像是一樣，和佛教、道教，求功德報應也沒有什麼分別。

三羣衆的心理，老舊的風俗，實爲個人創造和發表個人意志的極大障礙。這就是美術和發明能力衰落的源因最顯明的例就是：雖然在道德上，是深惡公娼的制度，但是社會也並不起來反對他。現在的「新思潮」却是要打破這種舊的勢力。

四宗教是各處都有的，那是顯明的事實，但是個人正確的宗教經驗尙是缺少，不是偏於佛教的神秘主義，就是偏於空泛的感情主義。

五多少美好道德和宗教的思想不能在個人與國家的

生活上見諸實行。所以宗教的唯智論——知識上的承認種種高尚理想而不設法使他們實現出來——是比西方更是昌施（雖然在程度上有不同，在種類上是一樣的。）這都是缺少適當的動力。

六雖然中國人多信神明，但是對於神的豐滿，使一切思想的發生能力和給人盡性的能力上少有覺悟。

以上所舉的是就大多數人而言，自然有的人的知識道德造就很深，在這例外的。但是詳細研究這些情形，我們就可知道基督教對中國的責任何在？對中國的使命應是什麼？

在要供獻使命的方面。既有紛歧的信仰，在要接受基督教的那方面又有如此複雜的現狀，我們要問一問，當用什麼原則來決定基督教的使命？

這種原則不能自基督教那一個團體中來求得，雖然那團體有他成立存在正當的根基；也不能從那些不同的信仰裏來尋求，雖然各樣的信仰也都有所根據。為應中國的急需，我們必須使宗教的生活在個人間，精神上社會

裏有勢力的。

一使命的必須根據於聖經。固然對於聖的是受感而作的事既在意見紛歧，但是我以為雖然實行基督教使命，於社會的方法不必限於聖經，而基督教的教理既以聖經為本，這樣使命自然須本乎聖經的。

二使命須應中國特別的需要，也須承認中國已有的真理。中國諸聖賢所傳的真理，都是自那一個真理的源頭所出的。我們應當承認神在中國已成的偉業，也當知曉神為什麼不能繼續作去。

三使命的設辭須要概括的不要條例的，就是說：使命裏不必要逐條的詳細解述。比如我們論得救的方法，大旨皆是相同的，其不同處乃在解述方法的細點。這宗的細點最好是依着信徒個人的心理，變通講解，使他完全的自由。

我先要將這種使命的綱要試述於下，這綱要雖未能詳盡，然所包含的都是極重要的，極正確的。並且是本乎聖經屬於性靈的。

基督教在中國的使命

一須按基督自己所說的意旨，就是：給人生命的。

二須承認人格是人生最上的，所以建立人格是最重要的事，耶穌也曾那樣行。

三宣示基督是含有極充滿生命。

四這樣充滿的生命也是神的生命，所以品德和人格是神聖的。

五求這樣的生命——神的生命——的完全表現：

甲愛神。

乙愛人。

從上面的綱要看來，這使命不祇是倫理的。但是我們也不要忘了基督教的使命大部分是倫理的。若要問基督教的倫理觀念比中國的倫理觀念是那樣高？實在不易答的。

基督教使命的商榷如下：

一基督教供獻滿足的生命

反面的說法就是認人性之不完善，因為罪的緣故人的

基督教對於中國的使命的商榷

生命就不得滿足。這個說法與中國性善的說法是不同了。但是與科學却相趨近，因為科學與基督教都以爲在進化的奮鬥上人性必須有格外的助力。佛教以爲佛法或積有五件功德即能得這個助力。但是基督教以爲這個助力不能自間接得來必須求之於生命的本源，方能有充足的能助力。

關於個人和國家的動作的範圍方面，這種充足的生命是需要的，近日的世界關係比從前繁雜多了。在一方面看來世界好似擴大了。社會學家謂生命是和他的環境相同的。今日人類所處的是世界的交涉是發展的世需要界的覺悟是有可能性的宇宙。這就是我們今日的環境！在應合這世界現狀上的要需基督教與中國有同一的問題。並且基督教供給中國的生命，是足以處今日的環境的。

在這生命的使命中有三階級：

第一，這生商的豐滿是在基督裏顯彰出來。爲我們的理想的生活，如同中國一樣，是取法已往的。但是中國昔日所取法的古聖先賢的道德標準不是至上的，是有可

以超過他的，我們所信仰所取法是最高的道德模範我們並且信人遵行這模範將來必更有廣大的機遇。遵行做法這模範的愈多，這世界，社會的進步愈速。基督的生命是豐滿的證據可以從觀察基督的清潔，自由，完全，的品德和為他人的生命中得來。他不單是愛人如己，並且愛人，為人所做的，騰過為己。

(未完)

耶穌基督是誰呢？

廣州協和神學教授

招觀海

馬勒圖教授 (Douglas Clyde Macintosh) 原是耶路大

學的神學主任。他極力主張用研究經驗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神道學。一九一八年。曾將他一生研究所得的，出了一部書，名叫：經驗科學的神道學，(Theology As An Empirical Science) 其中論基督人格的啓示一段，可算是神道學的曙光，讀之未免有『相視而笑，莫逆於心，』的景況。因之參以自己的意思，略爲修改，輯成是篇。

當耶穌基督將近造完他一生的工夫那個時候，也會問他所愛的門徒話：『你說我是誰呢？』這個問題，狠有興味，狠耐思索，因此兄弟十分喜歡用這個機會，和大衆研究一下。況且近來神學家多主張用耶穌基督造個神學的中心點，更不容不要快快去研究這個問題了。還有一個原故：自從耶穌基督介紹入我國以來。不識好歹的人，不用計較了；那等所謂佩服他的，也不過以孔子，墨翟，釋迦牟尼，比擬他。究竟耶穌基督是否一個平常的

耶穌基督是誰呢

好人：如孔子，墨翟，釋迦牟尼，呢？還要同大衆細心研究。我今且把基督染得的色彩，和大衆討論一下。隨後就講新舊神學過渡的基督，和他在現在哲學的位置。最後就依我的信仰，下一斷語，看耶穌基督的神性，究竟是怎麼樣講法。

(一) 基督的色彩

耶穌基督是猶太人，生在那裏，長在那裏，親友師長，沒有一個不是猶太的種子。因這個原故，當時論基督的，就難免混雜些猶太氣味入內了。比如彌賽亞 (Messiah) 三的希望，原不是基督教根本的教義。無奈初代信徒，多具這種信仰，一倡百和，成爲風氣。當時最能够代表一代思想的，當推聖徒保羅一番議論，大約謂：『與上帝同體的基督，也卑以自牧，降世爲人，刻苦受難，至於死日；埋葬之後，上帝會令他復甦；將來再臨，不特執行彌賽亞的職權，俾慰猶太人的渴望；也能作第二的亞當，拯救上帝的選民；推而至於全世界，統統能够脫離魔鬼的縛束。這種論調，草草說來，恰和無稽的神

話相彷彿，但細心看去，又絕非神話可能比擬。大約就當時信徒的經驗，確實見得他們所信仰的耶穌，由死復活；而且深信他將來必有主理世界的日子。因此，只能夠用當時通俗的說話，形容出宗教的經驗就是了。這種事情，難道不是一種宗教的評賞嗎？

『童女降生』這一段佳話，也有當作一段詩人稗官的材料看待的。無論什麼樣也可算是一種猶太思想和習俗的色彩。統統是形容出時人崇拜基督的心理罷了。

基督教由猶太輸入歐西，少不免要經過希臘。因此，又不免要受希臘哲學一番的陶鎔。當時的希臘哲理，大都以為：凡屬人類，統統要死亡的；有不死的，恐怕要是神哩！因此，倘有出人頭地的人，身體經已敗壞，而靈魂尚能夠存活的，就是與神同體，耶穌基督既然是個不死的人，他就是『神人』(Gott-mann)了。不如是呢，恐怕所謂拯救，絕無意味。這個基督論，提倡的，雖然是希臘的神學家；但影響最大的，猶推約翰福音，所謂：『元始有道，道與上帝，共在，……道

成人身，居於我儕之間。』就是這個道理。因此耶穌基督不只是一個不死的『神人』而且是三位一體中的第二位。這種學理，無論他是希臘的也好，是猶太的也好，總要從當代宗教產出來的。當時推重基督的心，懇切到極，誠擊到極；推重基督的法也窮了，推重基督的名詞也用盡了。因此，不由得不要找個至尊無對的神來比擬他，喚他做神，意謂；基督即神，神即基督，一而二，二而一。那就可見當時對於基督的評賞了。所最奇的，還有一件：這個基督論，顯然是希臘哲學和猶太哲學，混合而成的。但千餘年來，羅馬人見着，也希罕他，中國人見着，也希罕他，英美人見着，也希罕他。照這樣看來，難道不是『東海有聖人，西海有聖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嗎？

基督的勢力，到了羅馬又如何呢？也染得一點色彩，是從前沒有的。羅馬人尊重法律的心，較為懇切。因此對於犯罪的問題，也覺得非常鄭重。猶太人所注意的彌賽亞問題，希臘人所費神的永生問題，統統也擱起來了。

在他們的意思，以爲：罪人是應該受責罰，沒有能够逃避的，因此，我們罪人在上帝面前，就應該受多多的責罰，方纔見得，上帝之公平；上帝的法律，發生效力；若要上帝赦免我們，除非要有一個『神人』降在，他一方面必要完全是神，因非神不能够爲衆衆生贖罪愆，受永苦呀！一方面又要完全是人，因非人不能够替人類受苦贖罪呀！這種理說，就今日的眼光看來，非常難解，我們恐怕不要『刻舟求劍』，硬要照羅馬人一樣信法；不過根據這個理說，也可見得當時的人怎樣評賞基督，怎樣崇拜基督，俾我們有所取法，罷了。

(二) 新舊神學過渡的基督論

古老神學不能壓足新世紀宗教的慾望這個時候，替代舊神學而興起的，有『一位一體』(Unitarian)的教宗。在這教宗的理論，以爲：上帝既然是獨一無二，那就斷沒有第二位神可以配得起他的。因此，無論耶穌基督怎麼的聰明正直，也只是個人罷了；不只是他不配稱神(Divinity)，就是具有神性(Divinity)這個街頭，也領不上

耶穌基督是誰呢

呢。因爲有神性即是神了。這種理論，可算是替神學開一個新紀元；只恐是矯枉過正，將前人宗教的評賞和宗教的經驗，一概抹煞；未免太過不近人情，而且違背經驗哲學的玄理。

(三) 基督在現世哲學的地位

現在哲學家對於基督的態度，有好幾樣，大約值得我們在這裏略略提及的，不外三種：

(1) 唯識一元論 (Nationalistic Monism) 這個學說，倡自希高 (Hegel)。他的意思，以爲：人類的理性，實爲神性貫乎人性的憑據，因此若要斷定基督是神與否，一定要先從基督的哲理入手，看他在思想界上是否佔一最優勝的地位，爲羣學的大宗師。這種理論，用唯識哲學的眼光看來，可算是講得面面週到的，無奈與人類宗教的經驗，絕對衝突何！無奈與歷史上耶穌的唯一價值，背道而馳何！

(2) 經驗多元論 (empirical pluralism) 這個學說，由心理學大家威廉詹姆氏 (William James) 提倡以來，

就有孫荃教授 (Prof. Sanday) 等附和。在他們的意思，以為：照心理學論起來，凡屬人類，都具兩個性情，一個是經心的，有知覺的，就叫前腦的作用；一個是不經心的，沒有知覺的，就叫後腦的作用。人和神交感，總算是假道於後腦的，因此，就算是一種不經心的行爲。耶穌基督，也是個人，所以他造出來的種種神奇，也是不經心的。這般定論，彷彿像「迷童子」的着神感一樣，又要將人類宗教的經驗，和耶穌在歷史上唯一的價值，置之腦後；難道基督徒不要呼冤嗎？簡直說來，人類所需的上帝啓示，都不是靠着乾枯無味的智識，也不是靠着醉生夢死的神交，只要靠着清醒白醒的頭腦和心肝，與神交感，俾道德生活，日漸上達，直通帝座就是了。

(3) 評議的不知論 (critical agnosticism) 倡這個學說的，就是盧列曹派 (Litichianism)。這派不特極端承認基督教的啓示，還是承認歷史上的耶穌，就是啓示的鎖鑰。大意以為：自在的實體，斷非人類能夠經驗，也非

人類能夠思議；所有講解上帝的玄學神學，類都是憑空構結的。因此，除去歷史上找出一個宗教的對象來，實在沒有宗教對象的在處。耶穌基督，恰可應付這個人類的慾望，所以就算是個上帝的化身了。如此立說，那就是將耶穌基督的神聖，併入宗教的評價，要來表示基督在歷史上的評賞的。神的性怎樣，我們無從確知，不過見耶穌就是如見神在；信耶穌就是如獲上帝的極救罷了。這種評論基督的論調週到之處固多，概謬之處也不少。因人類的宗教天性，千萬是要靠有個絕對永有的上帝，斷不肯單靠着一個具有神性的耶穌，位置遜於上帝，自己也要時常倚賴上帝度活如我們的。

(三) 基督具有神性聖的正義

耶穌基督的色彩和他在現世哲學的位置，經已略略討論過我們可再進一步，尋出一個建設的基督論來了。古老的基督論，因為尊重宗教經驗的心事太重，不免對於理性一方面，有一點忽略；新穎的基督論，如「二位一體」的呢，因為尊重理性過高，不免又要對宗教經驗踐下了

。那個理說，既不完全；這個理說，也未週到。所以要給基督一個最適當的地位，不得不先要給理性和宗教經驗各個的相當地位。因此，我且照着這個標準，去下一個基督的斷語。

基督的人格，具神性獨多，我國儒者所謂稟天獨厚。這個判語，久為世界名流所公認。溯他一生的行為，沒有不是受道德懸像 (moral ideal) 所引進的。他純全以服役於人為職志。但得為世界謀最大幸福，他就心滿意足了。拿定主意，循序做去，始終不變其初心，未曾稍為抵抗力挫折；最後因他不肯與罪惡攜手，情願將偌大事業，交還天父，殉身於十字架，冒失敗的名。如這樣的人生，可謂能够成全了猶太人成聖的盼望，也能够成全了希臘人智慧，勇敢，克己，公義，的四大道德。還有一件更為緊要的，就是發明了一種無私的仁愛，為基督教的特色。試思寧願犧牲一生為人類謀幸福這個人格，沒有不令人佩服景仰的。這個佩服景仰，由根本宗教 (fundamental religion) 一方面看來，就是一種宗教的

耶穌基督是誰呢

態度，有許賞基督的神性的意味了，承認基督的神性，聖不獨評賞他的人格能够塞責，因人類所需的，不只一個太上的懸像，也要一個太上的神，即永活的上帝，因此就要拿經驗宗教 (experimental religion) 來補助根本宗教的欠缺。就根本宗教而論，也有謂神的性情，能够由屬靈的人生或聖神的權能，抽象得來。可惜這種推心的抽象，統統是不盡靠得住的，若要靠得住，除非是根據基督的人格，和他宗教的經驗。有這個具體的神體，然後我們所得的上帝，方不致落空。就基督的人格論，他是個非常熱心宗教的人，絕對的信賴上帝（他呼為天父的。）信賴上帝的結果，又從未有徒勞。這個經驗，經驗宗教，就叫做上帝聽人祈禱的道理。基督既然倚賴着上帝，方能成就他的事業。那麼，就他的神力，由那裏來；他在宗教史上，又佔何位置，統統可迎刃而解了。因此，我們常說道：『基督所啓示的，不只是上帝的神性，連上帝神性的作用和演進，也啓示出來。』換句話說，即是：『上帝降世為人，不是一勞永逸的事情，

五

原是日新月異的啓示，因此與其謂基督的神性，純是天賦的，無寧謂基督的神性，也用人力得來的。」這個理解，與我們向上的心，很有關係，因我們所具的神性，和基督所具的神性，只有差等的別，並無本質的殊，基督所成就的，我們可效法做去，不能做多，也能做少。那麼，我們的人生，難道不是一件很有興味的事情嗎？我們的基督，論和盧列曹派（Lutheran）的基督論，又有什麼的分別呢？那派所論的基督，不過是一種宗教的評值，基督的本身，沒有代表上帝，不過基督的道德，很像上帝的行爲；拯救的事功，由基督和他的門徒所成就的，也不過是像上帝的模樣罷了。我們的立論，和他們不同的，正在這點。因我們既承認基督的人格和事功，像上帝一樣，那就可以用演繹的方法，推得好幾條緊要的理說。我們既承認基督像上帝一樣，難道不能承認上帝像基督一樣嗎？到這個地步，我們可再進一步：上帝既然像基督，難道上帝拯救世界的工夫，不是基督的工夫一樣嗎？除却基督的工夫外，我們從未見過上

帝這種工夫。所以我們也可以承認上帝寓於基督之內，令世界與自己復和。換句話說，即是：基督的神性，不只是一種道德的評值，也不只是一種拯救的利器，簡直是，上帝居於人身的作用。（須知這樣解說，與經驗多元論有大分別，因我們以爲神在基督的作用，多是意志力的效果，非不經心的行爲，如經驗多元論所云。）這般立說，雖未嘗承認拿撒勒的耶穌，就是永活上帝，但已明認基督所具的神性，有獨一無二，沒有比方的價值了。

專門研究

以色列的宗教

巴爾騰撰
李榮芳譯

第九章

遵法主義

尼西米的時候，一採用利未的法律，隨着就立了猶太教的根基，根基雖立，屋宇未成，以後幾世的工夫，才漸漸作完那上部的建築。伯斯但丁的猶太人，雖有多人，不算熱誠，可似乎立刻就收下了法律。馬拉基的預言，顯然為勸猶太人忠心守律寫的。至於寫於尼希米改良之前後，學子的意見不同。也許是改良前寫的。無論如何，書裏的教訓，明是對有法律理想的時代而言。先知力勸當世，按這些理想去活。云他說：

「人豈可搶劫上帝麼？你們竟搶劫我。」

你們說「我們在何事上搶劫你」

「在納什一稅與獻供上。」

以色列的宗教

「你們必受咒詛；

因你們通國的人，都搶劫我。」

「將你們萬軍之亞畏說的什一稅送入倉庫，

因而我家可以存糧，

你們藉此試驗我，

是否我為你們廠開天窗，

降福給你們，

不至再有缺乏。」

這裏所言與摩西律法很是相背。那裏說，獻祭與原來亞畏的宗教無分，這裏馬拉基說，所有的福氣，全在忠心守禮。先知一具這樣態度，我們就知道他的自由性靈時期已過，遵法主義時期將來。這法律不但為所有住耶路撒冷的猶太人收下，不久也傳播在留外洋的猶太人當中。有一封守律的信，寄給留埃及象牙島的猶太人。其中有一段尚存。該信是主前二二〇年哈拿尼亞寫的，他或許是尼西米的兄弟。這象牙島書札可以證明，該處已經收下，而且這新律因此留埃及的猶太人，較前更討埃及

人厭。

尼西米改組以後，很顯然的事，就是為新教預備合宜的唱歌。我們現在的詩篇，（後來還要詳論）是慢慢合成的，也許是那時起首纂集詩篇第一卷，即三至四十一篇。顯然這裏很許有古詩，但我們準知這些古詩又重新修訂，要發明新教的觀念，那時代既不猶豫改約書（出29：24—25：19），與申典的法律，使祭典好似摩西全律的中心。我們準知道，他們要小心，不使詩中的意見，與法律中的意見有甚麼不符。

有特別一班虔敬人，若能將宗教的條款，清清楚楚的，標出一定規式，很覺安慰，因想那樣他準知，何時對，何時不對，也有一定的準則，可量一生的功業。因而使我們容易曉得，這時集的法律，怎麼為當時很好的人所尊崇，有一位將他對於法律的尊崇，於詩102：2云清楚寫出來：

亞畏的法律完全，甦醒人心；

亞畏的法度確定，增智愚人；

亞畏的訓詞正直，快活人心；

亞畏的命令清潔，明人眼目；

亞畏的道理潔淨，存到永遠；

亞畏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

比金可羨，比極多精金更可羨；

比蜜甘甜，比蜂房下的蜜還甘甜；

況且你僕人因此受戒，守他便得大賞。

嚴格守律主義，就這樣藉發讚美感恩的意見起首。

以校多少日子，我們的史源，不能給我們耶路撒冷的甚麼知識。直到主前332年，猶太屬波斯管理。按我們所知道的，沒甚麼緊要事。從約西法古史11：1—推知，約主前332年，但斯但丁的猶太人，又力爭自主，可是失敗，因而波斯省長嚴嚴懲罰他們。

這失敗的革命，又引起國中新的思想，或許是很好的機會，又集詩兩卷。這裏將熱心法律的態度，看為自然。詩篇七十八篇，是一首回顧國運的長詩，他所述的國運，如早年聖經詳述的一樣。起首說；

我民哪，你們要留心聽我的訓誨；

側耳聽我口中的話。

底下就將他的理由題出來；

因為他在雅各中立法庭，

在以色列中設律例，

這是他吩咐我們祖宗，

要他們傳給子孫的。詩（一〇七）

這樣當我們沒有外面典簿的這些年，有法律仍是喚起那最好思想人的歸依。

亞力山大一勝，猶太就歸希拉權下，亞力山大死後，

有些戰事，此後猶太人又有百年之久歸埃及他勒米管轄

• 當安提阿的西路塞與他勒米競爭的時候，他們很受苦

處。至主前一百九十九年，他們終歸西路塞管理。當時

他們很有些自治的機會。從外來的阻礙很少。猶太植民

地於地中海東面，日漸增多。藉與外人往來，猶太人的

腦想，也有寬大的趨向。至終熱心法律的人，就寫出歷

代誌來。——這是一本校正的以色列史，他描寫國內的人

以色列的宗教

物，全守祭司法典，大衛將利未人的本分，派與各人。那時與現在同，禮文的勢力並不全壞，趨向玄妙的人，以這為虔敬的基止。此等虔敬，雖非最屬性靈，但也可以全然純正。

末一位先知，活在希拉時代的前段，他的名我們不曉，他的書後來與先知撒迦利亞同訂，就是我們現在的撒迦利亞（三—一）章，也許他的名，與曠該同世的先知一樣，或因名同書也訂在一處。

這位第二撒迦利亞，是生活於希拉時代，從亞（二）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出來。也有別的理由，使我們想他活於主前第三世紀。他知道自己不是末一位先知，因他預說將來不再有先知，若有人要擅自說預言。連他父母都要幫着將他治死（亞一三）。他的預言果然應驗，真沒有先知復興，馬克比時有一件事（比一三）顯明他們是何等切慕先知的引領，但不得再聽先知的話。

這位先知不像嗎拉基那樣完全專心法律，可他將法律與他的組織認為自然，他如彌迦（一）的記者，希望以

色列的宗教一日普及，得全世的信仰，按他看，可現於萬民赴耶路撒冷守住棚節，他看這類信仰，可從萬民赴耶路撒冷的事顯出來，就是從至少按禮守法律一段。

這法律在猶太人身上的把持，因會所的組織，更加有力。但會所的發起，不甚清楚。一採用「申典」，所有的神籠，都取消了，就留下一個。若沒有別的代表聖所，那改良就奪了耶路撒冷以外住的猶太人拜神的權利。必得於特別的機遇，上耶路撒冷去的時候才能禮拜，自然這類景況，就很難忍了。所以設立教會，解去這樣難處。有人想會所，是被擄後起於巴比倫，也許是這樣，我們確知後來巴比倫有許多會所，但是伯斯坦丁以外，別處住的猶太人，也是一樣。馬克比革命以前，伯斯坦丁·很有些會所，因為一段常歸於馬克比時代的書發怨說：「他們在徧地，把上帝的會所都燒燬了」，（詩 137）所以我們準知道，會所是起於採用申典以後，與馬克比革命以前。

會所裏沒有獻祭，不過是讀經講律的地方，沒有華麗

的禮文，分五經要款的注意。人雖想上帝不再像先前，藉先知與選民說話，或親自對摩西與始祖面談，可這裏有法律是古時上帝授與聖人的，這些就是生律，守之即蒙神的信寵。會所就重這些，他要提高法律。

在耶路撒冷，雖有多少忠信人切慕法律，可很顯愛希拉生活的熱誠。主前一百六十八年，安提阿松以皮非尼竭力塗抹猶太的宗教，唱行希拉的文風，他在耶路撒冷殿裏，立一天神一壇，也在壇上獻豬，在小城也立這樣壇，也獻這樣祭。耶路撒冷的祭司人民，沒很反對，就從了上諭。可在非利士邊界的一個麻甸小村，有個老祭司。馬他塞亞打死一個祭天神的柔軟猶太人，並招集猶太人與兵打仗。從他與他七雄子的人數很少，但他們維持約有一年，同時也有別位忠心法律的人，我們聽說，有一婦七子雖遭逼迫以至喪命，仍忠心宗教（見二馬克比 7）。大約希伯來書 11:35:36 所引的，就是這家。那些與馬他塞亞這婦人同志的，自稱迦斯第 Chasidim 或「虔敬人」。他們跟從這位老祭司，抵抗那強進的亞

蘭人很顯勇敢。馬他塞亞維持艱險，不過一年有餘。臨終之前，他勸衆子服從其子猶大，他雖非長子，他們皆如命而行。猶大很有勇敢，又獻將才，三次攻敗亞蘭人，能到主前一六五年十二月，即因給天神獻豬，聖殿被辱後三年，又獻給亞長。這奉獻是很大的事，此後每年慶祝新節，稱「修殿節」(翰十章)。因他的功業，人稱他爲馬克伯 (Makkai)，或「鐵錘」。所以人稱那戰爲馬克比戰事。

亞蘭人依然續戰，成效不一，於主前一六一年，猶大戰勝亞蘭大師尼克赫，猶太人甚是歡喜，他們每年慶祝那節，先稱尼克赫日，現稱「清淨節」。

宗教一收回，迦斯第人很覺滿意，但馬克比弟兄不以爲然，他們現在要圖政治自由，因而引長戰事。這迦斯第人失忠，很使他們軟弱，隨着就有轉機。那戰從起首歷有二十五年之久。到主前一四三年，還沒打完，若不因亞蘭國西路基朝的競爭，馬克比早就平滅了。猶大死於主前一六一年的戰爭，他兄約拿丹接續爲帥，因亞蘭

以色列的宗教

各黨要得猶太人幫助，約拿丹巧增國財。主前一五三年，約拿丹作大祭司，十、後約拿丹被一亞蘭領袖，用陰謀治死，他弟西門馬他塞亞的獨存子，接他作領袖。

同年與亞蘭王底米推烏立了新約，承認猶太的自由，也在耶路撒冷聚會，定規西門永爲他們的君主，與大祭司。直到一位忠信的先知興起(一馬克比二二二)。按多少學子的意見，詩二二篇就是這時寫的，也指西門。

這個戰事成就六百年所未辦成的政治自由。於猶太激起個對國對神的熱誠，也於宗教文學上，留了個很深的印記。在亞斯摩尼安王的權下，(這些王是馬克比的子孫，治理到主前六十三年)他們的國界闡充，幾乎達到大衛與所羅門的盛世。

爲要發明這自主所激起的國家與宗教的精神，詩篇又增加了。那第四第五卷就許是這時訂的。裏面有多半，我們等後來再論，現在所要注意的，就是一首，因這首很表明律法在當時虔誠猶太人的心裏所佔的地位。所題的是「二」篇，這是首按字母排第八行一節法律詩。

有一時希伯來詩家很喜歡寫按字母排的離合詩，每節用一相連的字母起首。T. S. 篇的作者，更進了一層，他寫一首讚揚法律詩，前八節每節用第一字母 A 起首，次八節每節用第二字母 B 起首，如此用完二十二字母，爲一首詩，供含一百七十六節。既然有八個字形容法律，這詩可算一首「八倍一」的詩。

這首最奇的地方，就是記者的熱心法律，那熱誠很是真切，要講的時候，幾乎窮詞，

遵行亞畏法律，

他起首說：

行爲完善的使爲有福。

開我的眼目，使我看處，

他驕告說：

你法律中的奇妙。(1-8節)

我何等愛慕你的法律，

他又說：

終日不住的思想。(9-17節)

愛你法律的人 有大平安，

快完時又說：

甚麼都不能使他們絆脚。(18-25節)

法利賽教就是從這類熱心裏出來的。

我們已經說過，馬克比起首革命的時候，迦斯第人幫助他們。但得了宗教自由以後，馬克比又進行，得了政治的自由，建設世上的政府，可是失了迦斯第的同情。這些猶太清淨教人，想一位大祭司，同時作世上君王，時常用政治的眼光去看宗教，是背教的。這個衝突日增，到亞利山力亞尼烏（*Annianus*）作王的時候，主前 104-70 年，這一黨的反抗，（現稱法利賽或「分離黨」）很刺政府的手。當亞利山大將國傳給他妻亞利山得拉的時候，主前 70 年，他勸他妻按法利賽人的意見治國，因而佔猶太大多數法利賽人，就得了權柄。

從這個衝突生出了撒督該仇黨，他們是馬克比或亞斯摩尼安的宗室與親朋。內中有祭司、富戶，與貴族。他們按職務，不是按熱心，作宗教徒。也許那撒督該的名

稱，「公義人」是爲譏笑他們起的。

撒督該人守舊，正是法利賽人維新的地方。撒督該人維新，正是法利賽人守舊的地方。隨同超然的彌賽亞盼望，與復活的信仰，生出許多鬼魔與天使的信仰。他們的品格，深入人心，甚至當時的啓示書，含他們許多名字。所有這些連復活的道理，法利賽人全然收下，可是多疑的撒督該人不然。有的詩家抗拒復活的道理，他們看是難信的（見詩³⁸：21-22）。撒督該所見與詩人同。至於守法律的細條，撒督該人也不知那樣嚴。

因爲法利賽人更重法律，然從他們中間，生出錄士與法士來，這些稱爲文士。爲使猶太人確知他們守了法律，就漸漸圍着法律，立了一周口傳的籬笆，也建設法律學校。按我們能追跡的，這些學校起於大希律的時候，是在紀元前。他們當中自有意見不合的地方。篩買派講律很嚴，從巴比倫來耶路撒冷之希來勸講的路寬，這些口傳，有多少年沒有寫出，教習學生同心記。至終經晚代先生的闡充，就成了猶太的「米士拿」^{三三三}

以色列的宗教

因爲熱心按式守法，這些法律學校，就發出許多口傳來，論生活的細條。法律禁止安息日工作，但顯然人須穿衣吃飯，所以總有必作的工，因而就出了多少口傳說，甚麼可作，甚麼不可作。這些口傳很細，連婦人打扮的時候，甚麼結能打，或甚麼結能解不犯安息日都提出來。

利未記上也說（²⁵：1-6）：「收割的時候，當留一個地角爲窮人。這條法律很不一定，虔敬的農夫願意知道，怎樣作才合法律。得給窮人留多少，才滿足上帝的要求呢？若人只留一基算犯法律麼？那不割的一莖穀必須留在地角麼？留在地中不成麼？只律用於穀類麼？不也用於豆類麼？也用於葡萄園，油果，樹叢園，與石榴樹麼？若兩人有一塊地，他們都須留個角麼？若爲窮人留了個「角」，他未來取，須等多少時才能自取呢？若是主人忘了，所留的比打算留的多，他能回頭去取麼，或須全當角留下呢？漸漸就有這些問題的回答。按所定的，這些律用於五穀，也用于樹木。雖可按田之大

小，地之肥磽，與窮人之多少改變，然一位義人，須留所產的六分之一。無論如何，若只留一莖，人也不能說他是違犯法律。

如此也將所有生活，與敬神的細條，包在其內。約主後二百年以後，從希來勒至此的口遺，就出來，稱「米士拿」。那律又接續添上四百餘年的註解，從主後二百年到六百年，所寫的註解，成「歌麻拉」(Gemara)。這「米士拿」與「歌麻拉」就合成「太他慕德」(Talmud)的倉庫。

自然他慕德的多半，比基督教晚。其中可以追跡到希來勒與篩買的很少。雖是如此，若一位讀這裏論生活精緻的細條，就使他洞悉基督時的法利賽教。也珍視拉比們真宗教的願望，他們的好古，他們的愛律，他們的確信上帝的活聲已停。與他們的注意細故，以至失了那宗教的奧點。

法利賽教自然就是那珍重外面法律的極點，祭典一採用，先知的聲音一停，那外面法律就成了猶太教的要綱

。可是我們下幾章要看出來，這不過被擄後猶太各樣生活一方面的發展。

雅歌新譯目次

牧歌一 婚期

牧歌二 新婦對於求婚底回想

牧歌三 訂婚日

牧歌四 新婦底噩夢

牧歌五 王對於新婦底默想

牧歌六 新婦眷戀她在利巴嫩底家

牧歌七 在利巴嫩葡萄園裏重與愛者訂約

〔注意〕 (一) 原有章節，用數字和蘇州碼記在各句底下。

(二) 括方裏底字句是「么カ去」補上底，本不在原文裏頭。

(三) 有星芒形記號底是尾聲和作者插入底句子。

所羅門底歌，是歌中底歌。

牧歌一 婚期

一

雅歌新譯

〔在王宮外面，親迎的儀仗進行着：尊貴的新郎引着新婦，後面跟着一班耶路撒冷衆女兒底侍從歌詠隊〕

新婦

一

願他用口與我親嘴。

因你底愛情比酒更美；

你底膏油馨香；

你底名字如膏油瀉出來底香味；

所以童女們都愛你。

〔走到宮門，少住一會。〕

新婦(對新郎)

引領我！

一

侍從歌詠隊

一

我們要跑着跟隨你。

〔新郎扶新婦越過門檻。〕

新婦

王帶我進入內室。

侍從歌詠隊

我們必因你喜樂歡欣，

我們要稱讚你底愛情，

比稱讚美酒更甚。

新婦

她們愛你是理所當然底。

〔新婦在宮內訓示她底侍從歌詠隊。〕

新婦

耶路撒冷底衆女兒啊，

一八

我雖然黑，却是秀美。

我如基達底帳幕，

如同所羅門底幔子。

不要因為太陽把我曬黑了就輕看我。

我同母的兄弟憎惡我，

他們使我看守葡萄園，

我底葡萄園，我自己却不曾看守過！

〔新婦與新郎低聲叙說求婚底回想：她要把新郎從前的喬裝探問出來；新郎却很神秘地回答她。〕

新婦

我靈魂所愛底啊，

請你告訴我，

你在何處牧羊，

晌午在何處使羊歇臥：

我何必像蒙着臉底人，

在你同伴底羊羣旁邊走着？

新郎

你這女子中極美麗的人哪，

你若不知道，

只管隨着羊羣底腳踪往前走，

到牧人帳幕底旁邊，牧養你底羊羔。

〔親迎的儀仗從宴賓室進行，到洞房裏。〕

新郎

我所愛底啊，

我會以你爲套在法老車上底良駒。

你底兩頤，因髮辮更顯得秀美，

你底頸項，因珠串更顯得華麗。

我要爲你編上金的辮子，

爲你鑲上銀的釘飾。

新婦

雅歌 新譯

當王坐席那時，

我底甘松香就發出香味

我我底良人爲一袋沒藥，

常存在我懷裏

我我底良人爲一棵鳳仙花，

長在隱基底底園裏。

新郎

看哪，我所愛底你甚美麗；

看哪，你甚美麗；

你底眼睛直像鴿子底。

新婦

看哪，我底良人，你甚美麗，

你也很知趣：

我們以青草爲牀第，

以香柏樹爲房屋底棟梁，

以松樹爲椽子。

三

我是谷中底百合花，
是耶路撒冷底玫瑰。

新婦

我所愛底在諸女兒中，
好像百合花在於棘叢。

二〇

新婦

我底良人在諸男子中，
好像橄欖果樹在於林叢。

二〇

我喜歡歡地坐在他底陰下，
嘗他果子底滋味，覺得甘甜。
他以愛情為標幟加在我上面，
還領我到設筵底房間。

求你們給我葡萄乾使我力量加增，
給我蘋果使我心神歡欣：

因我為愛情害了病。

容他底左手在我頭下，

容他底右手把我攏定。

*衆和尾聲

耶路撒冷底衆女兒啊，

二一

我指着羚羊，

或田野底鹿對你們發誓，

不要驚動，不要把愛情激起，

要等到他自己願意。

牧歌二 新婦對於求婚底回想

〔說明那愛者怎樣因着熱情來到她底山居；這段
因緣怎樣被阻。〕

新婦

哦，這是我良人底聲音！

二三

看哪，我底良人來臨，

他蹣跚過諸山岳，

越過諸丘陵。

我底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

看哪，他站在我們牆後，

他從窗戶往裏觀看，

從窗櫺往裏盼顧。

我底良人對我說：

『我底美人，我所愛底，

起來，和我一同出去。

因為冬天已過，

雨水止住不下了；

地上百花開放，

百鳥唱和底時候已經來到，

班鳩底聲音在我們境內也聽見了；

無花果樹底果子漸漸成熟，

雅歌 新譯

葡萄樹開花發散芬馥。

我底美人，我所愛底，

起來，和我一同出去。

我底鴿子啊，

你藏在懸崖底隱密處，

藏在磐石底罅隙中，

求你容我得聽你底聲音，

得見你底面容。

因為你底聲音溫柔，

你底面貌優秀。』

弟兄底聲音（插嘴說）

『要給我們擒拿狐狸，

就是毀壞葡萄園底小狐狸；

因為花朵正着滿我們底葡萄枝。』

五

生 命

*衆和尾聲

良人屬我，我也屬他：

他在百合花中游牧。

我底良人哪，

等到天亮，等到黑影飛去，

你要轉回，如同比特山上底羚羊或小鹿。

〔好夢底回想〕

我夜間躺在牀上，

尋找我靈魂所愛底：

我尋找伊，却不見伊。

我說，我現在要興起，

要徧行城裏，

徧游諸街市，

又走徧諸通衢，

二二

三一

六

來找我靈魂所愛底：

我尋找伊，却不見伊。

城中底邏卒遇見我，

我問他們說：

你們看見那爲我靈魂所愛底人麼？

我剛離開他們，就遇見我靈魂所愛底：

我拉住他，不容他去，

我領他到我母親家裏，

且進入懷我者底內室。

*衆和尾聲

耶路撒冷底衆女兒啊，

我指着羚羊，

或田野底鹿對你們發誓，

不要驚動，不要把愛情激起，

要等到他自己願意。

牧歌三 訂婚日

〔所羅門王入，顯得很有威儀。〕

*

那從曠野上來，狀如煙柱，
以沒藥，乳香，並商人各樣香粉薰底，

是誰呢？

看哪，是所羅門底肩輿；

四圍有六十名勇士，

都是以色列中底勇士。

他們手裏持刀，都有戰爭底長處；
各人腰間佩刀，隄防夜間底恐懼。

三上

所羅門王用利巴嫩底材木

爲自己製了一乘華輿。

他以金爲底，

以銀爲柱，

且有紫色的座位；

其中所鋪底，是耶路撒冷衆女兒底情慾。

他底衆女兒啊，你們出去，

去看看所羅門王，

在他設婚筵底日子，

在他心裏歡暢底時光，

他母親把冠冕給他戴在頭上。

〔所羅門王來到跟前，把他底愛情向那書拉密女
吐露出來。〕

所羅門王

看哪，我所愛底人，

你甚美麗，你甚鮮妍；

你底眼在帕內，好像鴿子眼；

你底頭髮如同山羊羣，臥在基列山邊。

你底牙齒如同一羣母羊剛被修剪，

正從浴所洗淨而進前，

每隻都會學生，

沒有一隻不懷孕。

你底唇猶如朱絲一縷，

你底嘴也很清秀。

你兩邊底太陽，

在覆帕內如同一塊石榴。

你底頸項，如同大衛修來收藏軍器底高臺，

其上懸掛一千面盾牌，

都是勇士底盾牌。

四一

你底雙乳，好像鹿生底一對小鹿，

在百合花間游牧。

*衆和尾聲

等到天亮，等到黑影飛去，

四二

我就要到沒藥底山，和乳香底丘。

〔所羅門王（用「鎖底園」底象徵表現）底議婚；

且（以同一象徵）得着允許。〕

所羅門王

我所愛底，

四三

你全然美麗，

亮無瑕疵。

我底新婦啊，

求你與我一同從利巴嫩走出來，

與我一同從利巴嫩走出來：

從亞瑪拿頂，

從示尼珥與黑門頂離開；

從有獅子底洞，

從有豹子底山走下來。

我底妹子，我底新婦，

你會把我底心奪去，

你用眼睛一瞻顧，

用你頂上底鏈子，就把我心奪去。

我底妹子，我底新婦，

你底愛情何等異舉！

你底愛情比酒更美！

你膏油底香，

勝過一切香品底氣味！

我底新婦啊，

你底嘴唇滴蜜和蜂房相似：

雅歌新譯

你底舌下有奶，有蜜；

你衣服底香氣，如同利巴嫩底香氣。

我底妹子，我底新人，

你是關鎖底園，

禁閉底井，

堵塞底泉。

你所種底有佳美的果子結在石榴園，

有甘松香，還有鳳仙，

有甘松香，番紅花，菖蒲，桂樹，

有各樣乳香木，沒藥，沉香，與及衆芬。

你是園中底流泉，

是活水底井，

是從利巴嫩流下來底溪澗。

書拉密女

北風啊，興起；

南風啊，前來；

四二

九

來吹我底園，

使那些香味發出來。

願我底良人進入自己底園裏，

並吃他佳美的果實。

所羅門王

我底新婦，我底妹子，

我進了我底園裏：

採了我底沒藥和香料，

吃了我底蜜房和甘蜜；

喝了我底酒漿和乳汁。

*

我底朋友，請吃罷；

我所愛底請喝罷；

多多地把愛情喝了罷！

五十一

牧歌四 新婦底噩夢

「新婦夢見她所愛底在晚間來找她，待一會，她

所愛底不見了。」

新婦

我身睡着，我心却醒：

呀，在外敲門底是我良人底聲！

「我底妹子，我所愛底人，

我底鴿子，我底完全人，

求你給我開門：

因為我底頭滿了露水，

我底卷髮被夜露所侵。」

我脫了衣裳，

怎能再穿上呢？

我洗了腳，

五十二

怎能再玷髒呢？

我底良人從門孔裏把手伸進，

因此我便動了心。

我起來要給我底良人開門，

我底兩手滴下沒藥，

我指頭底沒藥汁便向門門上滲。

我給良人開了門，

我底良人却已轉身走遠了。

他說話底時候，

我已把心神失掉了。

我尋找他，竟尋不見，

我呼叫他，他却不應。

城中底邏卒遇見我，

打了我，

傷了我；

雅歌 新譯

守墻底兵卒又奪去我底面帕。

〔在她底夢中，覺得自己走近耶路撒冷衆女

兒底侍從歌詠隊。〕

耶路撒冷底衆女兒啊，

五三

我要向你們懇請：

若是遇見我底良人，

要告訴他，我害了愛情底病。

歌詠隊（在夢中）

你這女子中極美麗的，

五文

你底良人，比別人底良人有何強處？

你底良人，比別人底良人有何強處，

你就這樣向我們囑咐？

新婦（在夢中）

我底良人，白而且紅，

五〇

超出萬人頭地。

十一

他底頭顱，像至精的金子，

他底頭髮，黑如烏鴉，捲垂而密緻。

他底眼如溪邊底鴿子眼，

用奶沖洗，安得合式。

他底兩腮如香草臺，

如香花畦。

他底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沒藥汁；

他兩手如金管，且嵌蒼玉爲飾；

他底身體如雕刻底象牙，周圍鑲嵌藍寶石；

他底腿如安在精金座上底白玉石柱；

他底容貌如利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樹；

他底口極其甘美，

對啊，他全配給人愛惜。

取路撒冷底衆女兒啊，

這就是我底朋友，是我所愛底。

歌詠隊（在夢中）

六一

你這女子中極美麗的，

你底良人往那裏去？

你底良人，轉向何處，

我們好與你一同找他去。

新婦（在夢中）

我底良人下入自己園裏，

上香花畦去啦；

他在園裏游牧，

且採百合花呀。

* 衆和尾聲

我爲我底良人所屬，

我底良人也爲我所屬；

他使他底羊羣在百合花中游牧。

牧歌五 王對於新婦底默想

六三

六四

六一

「王默想着他底美麗」

王

我所愛底啊，

你如得撒底秀美，

如耶路撒冷底華麗，

威儀如一隊中甲兵正展着旌旗。

求你掉轉眼不要看我，

因爲你底眼使我受制。

你底頭髮如同山羊羣臥在基列山邊。

你底牙齒如同一羣母羊洗淨而進前，

每隻都會變生，

沒有一隻不懷孕。

你底兩邊太陽，

在覆帕裏如同石榴塊一般。

六八

那裏有六十位王后，八十位妃，

並有無數的童女。

我底完全人，我底鴿子，

只有一個是她母親獨生底；

是爲生養她者所寶貴；

衆女子見了，就稱她有福氣；

衆后妃見了，也向她讚美：「

「這默想成爲第一次相會底回憶（用戲劇的形式表現）。 宮女底驚愕。」

「她底外觀如晨光，

美麗如月亮，

皎潔如太陽，

威儀如一隊甲兵正展着旌旗：

她是什麼人？」

六九

生命

〔書拉密女底驚愕。〕

〔我下入核桃園要看谷中青綠的植物，

要看葡萄會否發芽，

要看石榴會否開花。

在不知不覺間，

我底心就將我放入我尊長底車。〕

〔宮女底呼喚。〕

〔回來呀，回來呀，

書拉密女！

回來呀，回來呀！

使我們得以觀看你。〕

〔書拉密女底羞愧。〕

六二

六三

十四

〔你們爲何要觀看書拉密女，
像觀看瑪哈念底跳舞呢？〕

〔王默想着她底美麗。〕

六四

王

王女啊，你底脚在屣上何其秀美！

你兩腿底接合處，如巧匠手裏所成底寶玉。

你底肚臍如圓盆，不缺調和的酒體；

你底腰如圍着百合花底一堆麥子。

你底兩乳如一對小鹿，就是鹿學生底；

你底頸項與象牙臺相似；

你底眼睛如希實本巴特拉併門旁底水池；

朝着大馬色底利巴嫩塔，彷彿像你底鼻。

你底頭在你身上，如同迦密，

七一

你頭上底髮如紫黑絲；

王底心爲這下垂的髮給所繫。

呀，我所愛底，

你何其美麗，

何其可喜，

使人歡暢快愉！

你底身量如同棕樹，

你底兩乳如同其上底果子，纍纍下垂。

我說，我要上這棕樹，

抓住樹枝：

願你兩乳好像葡萄，纍纍下垂，

你底呼吸，有櫟果底香味；

你底口如同極嘉的酒醴，

使我底良人喝得很流利，

還慢慢流入睡覺人底嘴裏。

雅歌 新譯

* 衆和尾聲

我屬我底良人，

他對於我，也很愛戀。

牧歌六 新婦眷戀她在利巴嫩底家

七〇

新婦

我底良人，來罷，

我們可以往田間去，

我們可以在村裏住。

我們早晨起來往葡萄園去，

看看葡萄會否發芽，

看看石榴會否開花。

我在那裏要將我底愛情給你。

在那裏有曼陀羅花發出香味，

在我們底門內，

七一

十五

有各樣新舊收藏底嘉美果實，
我底良人這都是我爲你存留底。

巴不得你像我底兄弟，

像吃我母親乳汁底兄弟，

我在外頭遇見你，

就可以和你親嘴。

我這樣做，誰也不敢藐視。

我必引導你，

領你進我母親底家裏，

我在那裏可以領受你底訓示，

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釀底酒醴。

他底左手必在我頭下，

他的右手必將我抱持。

* 衆和尾聲

八八

耶路撒冷底衆女兒啊，

不要驚動，不要把愛情激起，

八八

要等他自已願意。

牧歌七

在利巴嫩葡萄園裏重與愛者

訂約

〔王和妃（沒有侍從）同出，來到他們初次相會底地方。〕

*

那靠着她底良人從曠野上來底，

八八

是誰呢？

所羅門王

我在槲果樹下叫醒你，

八八

你母親在那裏爲你劬勞，

她在那裏生養你，爲你劬勞。

新婦

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同印識，

帶在你臂上如同戳記；

因爲愛情底堅強如死；

嫉妬如陰間底暴戾；

所發底閃爍，是火焰底閃爍，

是耶和華烈燄底光輝。

愛情爲大水所不能滅，

爲衆水所不能熄；

若有人要拿家中所有的財寶來換愛情，

就要全被藐視。

八二

「新婦想起她幼年時節，她底兄弟對於她所說底隱語；到現在她才明白其中的意思。」

「我們有一位了妹子，

八三

雅歌 新譯

她底兩乳尙未舉起；

在人來題親底時期，

我們當爲她怎樣辦理？

她若是一堵牆，

我們要在其上建築銀塔；

她若是一扇門，

我們要用柏木圍護她。」

我是牆，我兩乳如其上底塔，

那時，我在他眼中，就像得平安底人哪。

「新婦再和底丈夫立約說，所羅門要成爲地心

裏底家主，和爲她家底家主一樣。」

新婦

所羅門在巴力哈們有一葡萄園；

八四

他將這葡萄，給看守底人，

每人爲其中底果實

十七

生 命

必交舍客勒一千。

我自己底葡萄園在我面前；

所羅門哪，你當得舍客勒一千，

二百歸看守果實底人。

〔王底護衛隊來到，要引導他們從利巴嫩回去，
那正是他們末次互相擁抱底時候。〕

所羅門王

你這住在園中底人，

八三

同伴都要聽你底聲音，

求你使我也得聽見。

新婦

我底良人哪，

八四

求你要來得很急速，

要走得像在香草山上底羚羊或小鹿。

雅歌新譯圓

討 論

基督徒的社會信條的我見

南京金陵神學 汪邦釗

今年夏間華北學生會，有人草就社會信條和進行計畫，登在生命月刊卷二第三冊，並願意基督徒討論他，批駁他，改正他，贊助他，我對這信條和計畫，很是佩服的。

他的信條既合理，他的計畫又精細，於社會的需求，很適合。

計畫內分甲，乙，丙，丁，四項：(甲)關於個人及社會道德的，(乙)關於教育的，(丙)關於經濟的，(丁)關於政治的。

其中細目很多，很清楚，不過提出二件：是我最表同情的，與各位討論。

基督徒的社會信條的我見

(乙)項之(四)，說到「教育應有普及的可能，俾凡能受教育底人，都能够入學至於最高的程度。」

講到教育普及，想必指國民教育而言，那末，須推廣國民學校；至於凡能受教育底人，都能够入學至於最高的程度，這是十分重要的。最高的程度，是高等專門以上的學校，但膳宿書籍等費，每年二三百金不等，如中等家庭欲送一個子弟去肄業，就覺財力不支，然而中等以下人家又最多，子弟聰穎的更不少，若不為他們深造，不免埋沒才能，不能使他盡力發展；不是他們辜負社會，乃是社會辜負他們，豈不可痛惜？設若學校募款充足，支出有憑藉，或收極廉的學費，或完全不收，反供給學生所需求；那末，千里負笈者，不絕於道路，這豈不大有造於青年麼？日後各盡所長，各施所能，又豈不大有造於社會麼？為造就青年嗎？而其實原是為社會，俄國有學生不須費而得最高學問的機會，令人羨極，吾教中人，何不急起直追呢？

(丙)「關於經濟的」之「八」載明「社會全體應當負責，

使人得有相當職業，維持生活及康健。這條（一）使有一技一藝之才的，不致閒散無用，（二）使無技藝之長的，也可學習相當職業；如能多辦工場——上，木，金及其他職業——儘力容納失業的人，不致散而為流氓，為土匪，為寄生蟲；使人人都工作而食住，社會上奸惡，也會消滅不少了！近來歐洲諸國失業者日多，為的是人浮於事；若我國職業教育，尚在幼稚時期，如果像張南通振興實業，恐怕需人孔亟，與歐洲地小人衆，迥然不同的；使人人有相當職業，就是造福於社會咧！吾教正宜注意於此。

計畫裏面，周到之至，不過在經濟項內擬添一條：「凡有殘疾不能工作，和年老過六十歲的，社會全體當供給其衣食」。因為殘疾，本來不幸，不能工作，但他們也是「人」；既是人，就當有人的生活，不應任這等人在道旁爬行乞食，難臥道旁；若不為他們設法，于心何乃太忍！我國政治不良，少注意這種孤苦無告者，吾教何不做美國之殘疾院，專收養他們，論到年老有積蓄，固

無須人供給他，若無積蓄或積蓄不够生活，社會上應代他們籌算。

總之，吾教近來漸漸注力於社會生活事業，這是吾教的進步，宗教若不能有益生活，算不得高尚的宗教，我對於所擬的信條和計畫，甚是贊成，不過要大家努力向着這標桿直跑，不成空中樓閣就好了！

詩

天嬰

謝婉瑩

我這時是在什麼世界呢？

上帝呵！

我這微小的人兒，

要如何的讚美你。

在這嚴靜的深夜，

賜與我感謝的心情，

恬默的心靈，

來歌唱天嬰降生。

(二)

我這時是在什麼世界呢？

看呵！

繁星在天，

詩

夜色深深！

在萬千天使的歌聲裏，

和平聖潔的宇宙中，

有天嬰降生。

(三)

馬槽裏可能睡眠？

靜聽看牧者宣報天音，

他是王子，

他是勞生；

他要奮鬥，

他要犧牲。

(四)

馬槽裏可能睡眠？

凝注天空！

這激揚的歌聲，

珍重的詔語，

催他思索；

想只有：

淚珠盈眼熱血盈腔！

(五)

奔赴看十字架，

奔赴看荆棘冠，

想一生何曾安頓？

繁星在天，

夜色深深！

開始的負上罪擔千鈞。

(六)

是他的受命日，

也是他的致命時？

想讚美又何忍來讚美？

讚美是：

你的無邊痛苦，

無限憂思；

使我漂過淚泉，

泛經血海；

來享受這天恩無量！

(七)

我這時是在什黃世界呢？

上帝呵！

是繁星在天，

夜色深深！

我這微小的人兒，

只有：

感謝的心情，

恬默的心靈，

來歌唱天嬰降生。

十二，入夜，一九二一。

●國魂，

國魂呀！

您不要灰心，

也不要喪膽，

謝敬業

人雖想摧殘您；

我却要憑着公理保護您。

國魂呀！

您要忍耐，

也要奮鬥，

人雖想滅絕您；我却要憑着真理發達您

一九二一，十一，十八，金陵神學。

上帝

(一)上帝呀！我每展讀有價值的書，你必進來感動

我：

我每用靈交的禱告，你必前來敲我的心門：

我每看見窮苦的孩童，需人幫助，你必來警覺我：

我每思高尚的事業需人犧牲，你來需默示我：

(二)上帝呀！我何時憂傷煩悶，你就是我的安慰者：

我何時孤苦伶仃，你竟為我的伴侶：

我何時沒勇敢前去奮鬥，你就前來激勵我：

我整天的舉動言行，你無時不為我的同工者：

詩

一九二一，十二，廿四夜，S S W

燕京大學男校

逸蕩

聖誕

冬青樹上火光離離，

冬青樹下人笑嬉嬉，

高唱歡乎：

聖誕！

聖誕！

救主耶穌上帝兒。

迴想當日伯利恆，

明星高耀抑何奇！

博士參拜來東方，

天軍天使顯神姿。

到如今，

沒見了東方的星，

沒見了參拜的人；

只看見：

三

生 命

熙來攘往，色色形形，

兩株柏樹，玉立亭亭，

各人充滿了歡樂的心，

分外靜噪，

分外清新。

一九二一，十二，二八，於北大。

讀者論壇

聖誕節感言

逸蕩

一九二二，十二，二三晚，北京公理會舉行學界慶祝聖誕會。余本基督徒，則身學界，故邀三四友人，列座其中。濟濟一堂，甚盛事也。有所謂文藝者，各校男女生徒，扮演聖誕故事各則，雖非絕技，亦有可觀。後有女生秉燭運動，週行堂內，魚貫而出。友人以男生不與此運動爲問，余於疇人廣衆之中，未便交頭接語，只唯唯對之而已。會畢歸寓，心曠神怡，就榻而久不寐，因憶去年聖誕後幾天，李石曾先生在少年中國學會講演宗教問題，以基督教辦女學「爲美人計」，余不禁感慨係之矣。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說倡，中國女學如長夜者數千年，基督教傳中國，提倡女學，一線晨光，實堪慶幸，贊成勸助之不遑，豈宜譏謗詆毀於其間？李先生留法多年，究心歐化，

聖誕節感言

不圖竟有此種——以辦女學爲美人計——論調也。夫女學之亟宜振興，夫人而知之矣，素稔李先生固以提倡女學爲己任者；（去年暑假里昂大學海外部招生李先生曾主其事謂優待女生國文稍順者即可取錄。出榜果然凡投攷女生竟無一人落第者）顧國立公立私立各女校，亦云多矣，何於基督教之女學，而獨加以譏議耶？嗚呼！世之詆毀基督教者，固不特李先生一人而已也，肆口雌黃，大都以仇教爲能事，充類至盡，非重演焚教堂攻使館之慘劇不可。雖然，彼蚩蚩者，吾復何言；獨怪鄙屑之言，稍知自好不忍出諸口者，李先生公然發表而不以爲異；而基督教所謂證道傳者，亦受外界之攻擊，恬然安靜，而不之問也。吾不知證道諸君，所學者果何事耶？所證者果何道耶？讀證道團宣言書不禁爲之酸鼻矣。余對於李先生之講演久懷答辯之心，奈以不學無術，言之無文，遲之又久而卒不果。此次聖誕友人復以男生不與秉燭運動爲問，是以不揣譎陋，將李先生講演所舉各則一一加以答辯如左：

李云：有一次某教會請蔡子民先生演說，蔡先生向來最長於容納，無論何方，不與拒絕，遂即到會演說，以思想自由的眼光立論。某會遂附會其詞，謂蔡先生鼓吹信教自由。：：後經蔡先生辯正，登於某報。

夫信教自由，載在約法，不待鼓吹；信佛者不能強其信回，信回者亦不能強其信佛。基督教義支嗣西洋人心，由來已久，殆歐洲千百年前亦由鼓吹信教自由之說而始有今日之結果耶？未必然也。且信教自由，意謂：人民對於任何宗教，皆有自由信奉之權。蔡先生是否主張宗教自由，不可得而知，縱使有之，對於基督教會果何所利耶？

李云：有一次汪精衛先生在廈門亦被某教會約去演說，汪先生亦說自由思想的道理。演說後翻譯者以福建語譯解，一反汪先生之原意，幸其能解閩語，立即更正，聽者大譁。

翻譯工夫本非易事，蓋語言不同，相當之字義往往甚形

缺少；今日翻譯界中——不論口譯筆譯——求其不致錯誤者能幾何人？汪先生在廈門講演，以自由思想為題諒無反對宗教之論調，翻譯者一反其原意，吾誠不解其故也。或者有意會汪先生之意亦未可知，或形容過當，不覺流於偏激亦未可知；且嘗有同一詞句，輕重緩急之分而語勢全變者，未可以一概論也。當日之情形今不可得而悉，如李先生親與其間，何不把當日事實重提一遍，俾衆週知，若以耳代目，則市虎成於三人，不成其為證據而已。

李云：我個人有一次在廣東，某教會託友人請我演說，我直告不信宗教，免不願曲詞奉承，亦不便到教會中反對宗教，遂謝之。次日教會又托友人仍勸我前去演說，並指定以生物學為演題，我允其請。次日又托友人告我請我演說生學物，惟不可涉及宗教問題。言生物學如進化學種源等等，焉能不言及宗教問題？演說還要失去言論自由，我就不肯去演說了！

無論何種宗教皆謀會務之發達，蓄鼠嚙袋，必無之事也。李先生藉生物之講演爲攻擊宗教之目的，當然不受歡迎之列，其保言論自由之障，不應其請，夫誰得而詬之。而必欲教會之請人以盡其腦，天下容有是理乎？

李云：教會中人，固知吾輩爲反對教會者，故意拉去作一種影涉的廣告。言外就是說某某反對宗教者，亦與我們攜手，以表示教會派之統一。宗教者須用這種手段去發達他，亦莫有可以崇拜之價值了。這不過其中一端，其他種之手段，仍不可勝數。我記的與王儒堂先生常辯論宗教問題，爲以上所說的話，他對我說：『你雖是反對宗教，你其實是個宗教家。』這誠是一個宗教外交家的話了！

尊己莫先尊人，卑人實先卑己。李先生似以宗教必借重於我，然後可以表示其統一者，何自視巍巍之若是也！其自尊者實則自卑，其卑人者實則尊人。蔡先生最長於容納，此蔡先生之所以爲大；李先生器小易盈，此李先生所以有限也。視仇如己，持愛及敵，以基督教根本之

聖誕節感言

主張、贊助我者，固所歡迎，而反對我者，亦何防攜手。基督教學校如林，請人講演，亦開通心智，陶冶性靈之一法；李先生以教會請其演說，遂謂：教會與反對宗教者攜手，作影涉的廣告。嗚乎！何其見之不遠也。

宗教定義至難確定，有以宗教之所以爲宗教，全以信仰爲之基者。赫克爾之一元教，孔德之人道教，固屬宗教之範圍，他如深信靈不滅，正氣長存，絕對理性，普遍大我等主義，亦與宗教同一旨趣。王儒堂先生之說誠不爲無見，科學萬能之說，宗教學者早既歸入宗教類矣。

李云：教會在中國有一個慣用的手段，有人說笑話，可以叫他作『美人計。』教會所立的女學校頗多，以西洋人的學識能力，成績自然尙好。中國有智識的志士青年，往往在女教徒中求得佳偶，於是在家庭中，社會中，就成了一種極有力的傳佈人。這種特殊勢力，亦是研究宗教問題諸君很當注意的。夫東西洋女性觀之不同，故女子之待遇，大相殊異。孔子贊易以乾坤之說附會男女，甚且鄙視女子比於小人，

昔以女子無才便是德，故不令其讀書識字，時至今日，猶有以此爲然者，可不惜哉！亞里士多德以女子爲人類理想不完全之表現，早爲西方學者所否認，觀於英法美德之婦人運動，男女平權之聲浪日高；而女子教育之普及，尤勿論矣。吾誠不解美人計之論調，李先生果何所觀察而云然也。謂女學不當興，李先生薰陶歐化，當無此頑固之主；謂女子爲粧點門面之具，則較諸外間譏謗北大兼收女生爲廣招男生之手段者相去幾何？且教會之設女學，亦有以女子而鈎引人入教者乎？李先生所謂有智識的青年志士，亦有如此之卑鄙，欲求佳偶而入教者乎？西人提倡教育不遺餘力，教會女校因屬不少，而教男校亦何嘗不多，中國自辦之大學尙屬寥寥而教會所辦之大學指不勝屈，李先生何以獨識女校爲美人計耶？李先生故作他人之口，以肆大誹謗之言，其實文史家藉他人之口吻以達己意之筆墨，夫誰不得而知之。嗚乎！西洋尊重女子，幾視之如神聖者，中國則不然，卑視之，污蔑之，一若以女子爲正當之附屬品者，開通之士，

尤不免藐視女性如此；以此而談女子之解放，亦憂憂乎其難矣哉。

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業辱之主也。李先生素以道德着稱，吾今不能無疑焉。夫反對宗教，有反對宗教之言論，反對教會，亦有反對教會之言論；不謂蔑視女性，鄙屑不堪之語，不出於愚頑無知之徒，而出大名鼎鼎之人物，吾恐百思不得其解。至於宗教問題，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誠恐石爛海枯仍有不可客語者；近代思潮雖不利於宗教，然是否足以制其死命，宗教學者早晚言之綦詳；宗教任何打擊仍有存在之價值矣。

先生宗教問題講演在少年中國第二卷第八期

一九二二，一，五，於北大。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

逸蕩

文君南斗在生命月刊發表論文一篇，他說：

當這社會主義盛倡的時際，必有人借重基督的幾句話，來吻合他們所抱的主義，以利提倡的，但是基督教的教義和道理，決不受任何種主義的利用，或支嗣，因為基督在先，他項主義在後；基督是源，他項主義是流；支基是支嗣他項主義的，不能爲他項主義所支嗣；他項主義可以借重基督，基督的道理決不能即是那項主義。總而言之，基督自有基督的主義，他決不能去將就別的主義。

現在我們要問：

基督教是什麼主義？

社會主義是什麼主義？

如果基督教和社會主義根本上發生衝突，不用說，誰也用不着誰；如果基督教和社會主義根本相同，當然互相攜手，誰也不必借重他人的話，來吻合自己的主義。南斗君以爲他項主義可以借重基督，基督決不將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

就他項主義，實在人我的界限太深，對於基督教和社會主義相同之點，也沒有弄得清楚。

愛爾烏德著社會學及現代社會問題一書，引近代某社會主義家的話：社會主義與基督教兩個名詞相似，沒有一定的意義。我以爲基督教和社會主義，雖然形似，色，光怪陸離，沒有一定的意義，但其相同之點，却不外乎平等主義；基督教之所以爲宗教，能發揚光大者以此，社會主義之所以爲大勢所趨，而不可遏抑者亦以此。信仰宗教帶有信仰主義，纔算一個真正的宗教家。許多教會中人，開口上帝，合口耶穌，天天祈禱，念念天堂，除此以外別無所知，我們信教這就算完事嗎？南斗君說：基督有基督的主義。這話很不錯，但什麼是基督教，南斗君沒有明明白白說出來。基督教就是平等主義——博愛主義，凡與此主義相同的，我們就應當歡迎，應當攜手，南斗君說基督的道理是永不改變的真理，什麼要用基督的眼光，來斷定今日的共產主義；「真理」二字都是空空洞洞的抽象名詞，我不曉得基督永不

改變的真理到底是什麼？所謂基督的眼光，到底是那一種眼光？恐怕南斗君心目中的基督真理，未必是真正的基督真理，南斗君所用的基督眼光，未必真正的基督眼光呢。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同一旨趣者，屢見於聖書中：

凡信者會同，諸物與共，需其物產，各依所需，與衆分之。使徒行傳二章

你們要變賣所有的，賙濟人。路加十二章

要變賣你一切所有的，分給窮人。路加十八章

衆人問于約翰曰，我當何爲。曰，有衣服者分諸其無衣服者，有食物者分諸其無食物者。路加三章
信者之衆，一心一志，無言所有者屬己，諸物與共。使徒行傳四章

可見基督教的公有主義！博愛主義！與社會主義主張共產，原來沒有許多的分別。基督又分明明反對資本家，提倡勞工神聖。

富人入天國，難矣哉！駝入針孔，較之猶易。馬太

十八章

這不是反對資本家無惡不作的話嗎？

服勞躬耕操作，見詬則祝，遇窘則忍。哥林多前書四章

寧服勞，手作善工，得以濟乏。以弗所四章

這不是一種榮工主義嗎？

不願操作者，莫食飯。帖撒羅尼迦後書三章
宜操作，自食其力。同上

這不是痛罵無所事：安坐而食的一類人的話嗎？南斗君說基督精神共產的主張，高超玄妙，我不懂精神的主張，是怎麼一回事。南斗君前時在湖南夏令會領聖經課，可惜我沒有機會到湖南來領教呢！南斗君也曉得基督反對積財，主張互助；却偏偏要說到神祕的天國，什麼天國到來，不共產而自共產了。唉！基督不是說過嗎？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我說基督主張社會主義也可以，你說基督不主張社會主義也可以，怎麼叫做精神的主張，實在令人莫明其妙。南斗君以爲共產主義是能說不

能行，或行之而無效的一回事，現在時機未熟，社會主義自未能完全實現，但按進化學說言之，社會主義之實行，將來亦無可逃避之事——除非進化學說不能成立則己。南斗君何以證明此主義為能說不能行，或行之而無效的一回事呢？此種根據的批評，和上面以自己的理想為基督的真理，以自己的眼光為基督的眼光，同一是主觀態度。

無論那一種宗教，那一種主義，他們所以發生，總有原故。當時怎麼樣有基督教出來，近代怎麼樣有社會主義出來，我們可以用社會學來解釋。

基督當時的社會狀況：

祭司專橫的社會

人民困苦的社會

階級主義的社會

國家主義的社會

極端主張國家主義的為柏拉圖，他的理想，就是要：建設一個共和國，將一切人民為國家所公有，否認家族之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

要求，悉納之於國家威權之下。所以基督出而非讓之，力說：人之所以為人者，就是靈魂，沒有階級之可言的；人既各有靈魂，則無論何人，一律平等。所以他主張博愛，主張公有；推翻國家主義，提倡世界主義；打破階級制度，發達平民制度。

近代的社會狀況：

貧富懸殊的社會

勞逸不均的社會

政府威權的社會

人民屈抑的社會

所以許多社會主義家如馬克司之流，不滿意這種社會狀況，想改造過來，所以極力提倡：生產的方法應歸公有；由民選機關，公共管理生產；由民選機關，照人民公共認可的原則，去料理生產的分配；諸如此類的原則還有許多。他們也無非想推翻國家主義，提倡世界主義；打破階級制度，發達平民制度。

這樣看來，無論什麼宗教，什麼主義，他們所以產生

，總不外乎解決社會問題而已；換言之，即不滿意於這樣的社會，來改造別樣的社會。基督和馬克司之流，都是想改造社會的健將，他們的方法，是從經濟方面下手的，原故就是：先要打破貧富的階級，然後平民主義，纔能實現出來。去年羅素講演宗教問題，關於散佈教旨普及世界的宗教，他算；

耶穌教

佛教

回教

馬克司教

大家莫以為馬克司是一個社會主義家，他的主義，是宗教的主義，所以許多人都奉他為教主。基督有基督的主義，我們可叫做基督主義；馬克司有馬克司的主義，我們可叫做馬克司主義；雖然不能說基督教的靈魂觀和馬克司的唯物觀是一樣東西，但總可承認基督教有社會主義的色彩，馬克司社會主義有宗教的氣味。蔡子民先生所以也有主義代宗教之說；

將來的人類，沒有拘牽儀式，倚賴神鬼的宗教，代替他的，當為哲學上各種主義的信仰。

主義信仰是否可以替代宗教信仰，這是另一問題，我們暫不討論，（我想另外做一篇宗教信仰與主義信仰）但是宗教含有主義，這是可以斷言的。南斗君以為社會主義可借重基督；依我看來，社會主義和基督教攜手的很少，反對基督教的很多。有的說：靠着自己的能力，同類的互助，前途一片都是光明，我們為甚麼要求上帝憐赦，難道我活着在這個自由互助的社會裏，還沒有補過的方法嗎？我們的前途無限，我們只管用力，我們要求補過，贖罪，我們該當極力把我們兩手一腦貢獻在社會的改造上，去謀他的進步，我們不應當背着手向着天，對那不知不識的上帝去說話，白白費了工夫。有的說：基督教和社會主義雖然有些相同，但是社會主義的精神放在世界，基督教的精神放在天堂；社會主義是自動的，實際的，基督教是被動的，盲從的。似乎基督教和社會主義彼此不相認識，彼此排擠，其實都是錯誤。怎麼講

呢？社會主義家沒有把宗教的根本理想弄得清楚，以神學來代替宗教，固然不對；而宗教家死守神學之殘壘，毫不懂宗教的本質，宗教的主義，也是不成的。我雖說遇基督教和社會主義都是平等主義，此外並無別的色彩，現在再舉出兩條定義來：

社會主義者，乃以生產之要件 *means of production* 爲社會之有，以消費之要件 *means of consumption* 爲個人之有。社會主義家 *Graham Wallace*

社會主義者，其變形有種種，而有漸次適用之根本義焉，土地資本爲社會所有，因欲謀全員之平等福利，宜以協同的 *Cooperatively* 方法經營之。

基督教社會主義家 *W. D. King*

這都是一種經濟上的規畫，認定資本家就是掠奪的結果。所以許多經濟學家主張改正經濟的方法，以社會爲本位，以分嗣爲本位。舊約民數記也有這樣的論調：以人之名數分與之地，以爲產業，人衆則與多者之產業，人寡則與少者之產業，各以其核數而爲受產業之制。基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

督視鄰如己，博愛及敵；視人無貴賤之別，貧富之差，又安能離資本家與勞動者劃鴻溝之界？南斗君以懶惰者瓜分勤勞者之所得，這是強奪，不是共產；自然勤勞者和懶惰者一同待遇是不公平的事，工讀互助團不能維持到底，也未嘗不是勞逸不均的原故呢。基督獎勵五千二千的才能，正是社會主義中游惰者有大罰的原則。社會主義中有主張集產的，有主張共產的——即主張共產的而論，並不是懶惰的和勤勞的，共享權利；不外階級制度先要推翻，安坐而食無所事事的資本家不能這樣享福，終歲勤苦又毫無立錐之地的勞動家不能這樣辛苦。南斗君反對勞農政府由武力而建設，不承認列寧是真正抱負社會主義的；我以爲俄國是專制的國家，驟行社會主義，時候太早，所以不免流血。社會主義的先聲、經濟革命，工業革命恐怕免不了，或者用武力來解決也不一定。總之社會主義之實行，流血也好，不流血也好；流血是人的罪過，與社會主義無干。南斗君以俄國勞農政府殺了許多人，流了許多血，就歸罪社會主義；這種歸

誤和羅素批評基督教殺人流血是一樣的。基督最愛和平，宗教戰爭，還有別的原故——孟祿博士說：許多宗教的戰爭，實際上都是政治的戰爭，以本國人的宗教強迫人宗信仰，以做到他的政治的目的。主克司先生也有一篇文章在生命雜誌。

社會主義也是如此，其本身並無罪過，不過列寧用激烈的手段來達他的目的，所以殺人，所以流血，從前羅素諸人非議他，現在他們又有不同的論調了。

一九二一，十二，二五。於北大。

通 訊

福州三一書院一九二一，十，十三。

W. Coulin.

W. Coulin 先生..

主幹先生：

八月十五號出版的生命月刊中社論有「基督徒和太平洋會議」一篇，這一篇中有一二句話請你注意：這句話就是在第二頁下半最後第三行，依我的譯法在英文就是：

“At present in England's foreign relation there are all sorts of Crafty plans Secretly being carried out.”

我要知道這句語有何佐證？生命月刊是現在教會中佔很高位置的雜誌，發這種批評是非同小可的。倘若所說的確有證據我要曉得證據是什麼？倘若沒有證據，我覺得這是很不好的，因為很容易在現在的時勢上發生惡感。

我覺得現在中國有許多反對英國的鼓吹流行各處，倘若信道的生命月刊也被這種鼓吹所影響，是很可惜的。

通 訊

請你找一位通華文的，也通英文的替你精確的把那一篇「社論譯給你聽。我的原文是：（從第十一行看起）
：：：日本起頭反對這會議不願意應請赴會：：：：：
：：：：現在和英國外交當局秘密進行種種鬼域的計畫：
：：：：「你來信把這句語譯錯了，依你所譯的原文當做
」：：：英國外交當局的外交現在有各種鬼域的計畫正在進行」

這是反賓爲主了，我並沒有像那樣說，請你把原文再仔細請通華英兩文的人看一看！

我的原文所說的是：日本和英國外交當局進行計畫，沒有說英國外交當局行什麼計畫。

至於英國外交當局有沒有和日本同流合汙，我那篇社論中沒有說什麼。我希望他沒有，我很希望英國沒有做昧良心的外交計畫，但是這是要看他在太平洋會議上的

舉動如何。我們要靜候看他實在有主持公道，輔助中國的善意否！我很希望他能教這一次洗去一千九百十九年華賽爾條約贊成日本，欺壓中國的穢垢；這一次能光明正大廢棄從前密約，本基督教義，助華人恢復前次的損失！

但是這個我們要靜候，看結果如何，現在不敢說

至於反對英國的鼓吹，我老實告訴你，中國人不必人鼓吹，自己很明白；我很希望英華兩國人民能日增親善，但這是要看英國外交當局如何。

劉廷芳 一九二一，十一，五。

生 命

THE LIFE

A Journal of Christian Thought and Practice.

Edited by

Timothy Tingfang Lew, M. A., B. D., Ph. D.

劉廷芳博士主幹

Managing Editor

Hsueh-cheng Hu, 經理胡學誠

編 輯

Associate Editors

吳雷川	Mr. I. C. Wu	趙紫宸	Prof. T. C. Chao, M.A.B.D.
夏秀蘭	Miss. Laly K. Haass	余日章	Mr. David Z. T. Yui, M. A.

Contributing Editors.

張佩之	P. C. Chang	胡金生	P. Hutchinson Ph. B., S.T.D.
步濟時	J. S. Burgess M. A.	林鴻飛	H. F. Lin
陳國梁	K. L. Chen	麥美德	Lucia Miner, Litt. D.
陳頌平	S. P. Chen	博晨光	L. C. Porter, M. A., B. D.
誠靜怡	C. Y. Cheng D. D.	司徒雷登	J. L. Stuart, D. D.
臧冠怡	Ruth K. Y. Cheng	蘇爾慈	P. A. Swartz, B. A., B. D.
柴約翰	J. L. Childs	吳耀宗	Y. T. Wu
徐寶謙	P. C. Hsu		

Address all Communications to the Managing Editor

Y. M. C. A., Peking.